



87403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 註

雜詩

古詩十九首 五言 善曰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

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向曰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但云古詩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善曰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銑曰此

詩意為忠臣遭佞人讒譖見放逐也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善作

一天涯音宜善曰廣雅道路阻且長會面安

可知善曰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胡馬依北

風越鳥巢南枝善曰韓詩外傳曰詩云代馬依

謂也南依望北風巢宿南枝皆思舊國相去日已

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善曰

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之蔽白

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返也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

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

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

顧念也良曰白日喻君也浮雲謂讒佞之臣

也言倭臣蔽君之明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使忠臣去而不返也翰曰思君謂戀主也恐歲棄捐勿復道努力加

餐飯也濟曰勿復道心不敢望返也努力加餐飯自勉之辭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善曰鬱鬱茂盛也此喻人有盛才

事於暗主故以婦人事夫之事託言之言草柳者當春盛時也盈盈樓上女皎

皎當窻牖善曰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窓牖也廣雅曰羸容也盈盈與羸同

古字通向曰盈盈不得志貌皎皎明也娥娥樓上言居危苦當窓牖言潛隱伺明時也娥娥

紅粉粧作裝纖纖出素手善曰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

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慘慘猶纖纖也翰曰娥娥美貌纖纖

卷之二十一 二 宣

細貌皆喻賢人盛才也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善曰史記曰趙

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濟曰

昔為倡家女謂有伎藝未用時也今為蕩子婦

言今事君好勞人征役也婦人比夫為蕩子言

夫從征役也臣之事君亦如女之事夫故比而

言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善曰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

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翰曰言君好為征役不止雖有忠諫終不見從難以獨守

其志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善曰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

松柏獨也在冬夏常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眾石也

石貌此詩歎人生促迫銑曰陵山也磊磊石多憂將追宴樂之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

客

善曰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為歸人

則生人

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齒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向曰柏石皆貞堅

之物

人生之促若客寄於時其死之速反如赴歸信不如柏石二物也

樂聊厚不為薄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良曰人且以相厚為本

不為輕

驅車策駕馬游戲宛

平與洛善曰廣雅謂馬遲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部也

翰曰宛南陽也洛洛陽也時後漢都此南都也

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所格反說題辭曰齊俗冠帶

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

向長衢羅

夾巷王侯多第宅

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

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極

宴娛心意戚戚五臣作何所迫善曰楚辭曰居

翰曰言於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善曰陳鶴說也向曰此

而志欲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善曰劉向雅

仕也良曰奮起也今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善曰左

昭公曰光照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

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

猶正也齊心同

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

衢四達之道傍羅列小
巷巷中多王侯之宅
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
里
濟曰洛陽有南北兩宮雙闕闕名
極

宴娛心意戚戚
五臣作
何所迫
善曰楚辭曰居

翰曰言於宮闕之間樂其心意則
憂思何所相逼迫哉戚戚憂思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
善曰陳鶴說也
向曰此

而志欲
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
善曰劉向雅
琴賦曰窮音

仕也
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
善曰左
氏傳宋

良曰奮起也
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
出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

猶正也
齊心同
齊曰令德謂妙歌者高言高
歌也識曲謂知音人聽其真妙之聲

所願含意俱未申

善曰所願謂富貴也齊心同志願得知音包含此

翰曰

意俱未見申謂未達也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風塵

善曰尸

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飄謂之歟爾雅或為此

銑曰奄忽疾也風塵之起終歸於滅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善曰高上也亦謂逸足也何曰何不者自勉勸之詞也策進也要路津則人出入由之無為

守窮賤

五臣作坎軻賀

長苦辛

善曰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軻軻不

遇也軻與軻同苦閤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善曰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

稀也翰曰此詩喻君暗而賢臣之言不用也西北乾地君位也高樓言居高位也浮雲齊言

高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

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

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

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

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

良曰交通而結鏤文綺以為

窻也疏通也阿閣重閣也

上有絃歌聲音響

一何悲善曰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

銑曰言樓上有絃歌亡國之音一何悲也

謂不用賢近不肖而國將危亡故悲之也

為此曲無乃杞梁妻善曰琴操曰杞梁妻嘆者

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

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

淄水而死

齊曰既不用直臣之諫誰能為此

曲賢臣乃如杞梁妻之惋歎矣餘同

善注

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善曰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曰清商秋聲也秋物皆衰以比君德衰隨此風起徘徊志不安也

一彈再三歎

慷慨有餘哀

善曰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不惜

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

也向曰不惜歌者苦謂臣不惜忠諫之苦但傷君王不知也

願為雙鳴鶴

作鴻

奮翅起高飛

善曰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良曰君既

不用計不聽言不忍見此危亡願為此鳥高飛於四海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

遠道

善曰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翰曰此詩懷友之意也芙蓉芳草以為香美比德

君子也故將爲辭贈遠之美意也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

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

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

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向曰同心謂友人也憂能傷人故可

矣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

趣織蟋蟀也立

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居壁濟曰此詩刺友朋貴而易情也述

時而後發其志促織蟲名言鳴東壁者隨其時所述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

歷歷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

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

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翰曰玉衡斗柄也

白露露野草時節忽復易

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

暑易節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鸛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

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銑曰上言

孟冬此述秋蟬者謂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安何適之也言鸛往何之怪歎節氣速遷之意也

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韓

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向曰同志曰友同門曰朋高舉謂登高位

六翮鳥羽之飛者不言其高舉如鳥也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善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鬬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翰

曰不念攜手同游之好相棄
如遺行足之跡不廻顧也
南箕北有斗牽牛

不負輓鳥格反善曰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
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

可以挹酒漿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良曰南箕
星也雖名箕反不可得以簸揚也北斗星也雖

名斗不可量用也牽牛星也雖名牛不可以
得負車輓亦如友朋雖貴而不施惠於我良

無盤五臣作磐石固虛名復何益善曰良信也聲類
曰言其心不固如磐石虛有朋

友之名復何益也磐石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善曰竹結根於山阿

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翰曰冉冉漸生進貌
此喻婦人貞潔如竹也結根泰山謂心託於夫

如竹生於泰山之深也阿曲也泰山
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與君爲新

衆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故以喻之與君爲新

婚兔

五臣作菟

絲附女蘿

善曰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

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嚙草上黃亦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濟曰菟絲女蘿並草有蔓而密言結婚情如此

夫婦會有宜

善曰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

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

善曰說文曰陂阪也

向曰此意

思君

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銑曰夫之車馬來歸何遲也

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

翰曰蕙蘭香草也英潤色也此婦人喻已盛顏之時

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善曰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後殞良曰

萎落也言蕙蘭過時不采乃隨秋草落矣喻夫之不來亦恐如此草之衰也

君亮執

高節賤妾亦何爲

善曰爾雅曰亮信也言君執貞高之節其心不移

齊曰

則賤妾亦何爲愛也賤妾婦人之謙卑言此以傷時

庭中

五臣作前

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

以遺所思

善曰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禾奇樹遺所思涉江采芙蓉詩曰采之

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

故將以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在衣

遺之也

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

詣也向曰思友人德音如此物馨香滿於懷

此物何足貴

善作

但感別經時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

貴翰曰非貴此物但感別離而時物有改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善曰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又曰維

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濟曰牽牛

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為讒邪

所隔亦如織女阻其歡情也迢迢遠貌皎皎明貌織織擢素手札札弄

機杼

善曰韓詩曰織織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織織文手之貌既曰織織擢素手喻有

禮儀節度也札札弄機杼喻進德脩業也擢舉也札札機杼聲終日不成章泣

涕零如雨

韓詩曰七襄不成報章又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向曰終日不成章喻

臣能進德脩業有文章之學不為君所見知不

用於時與不成何異也泣涕謂悲王室微弱朝

多邪臣恐

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

國之亡也

間脉脉

莫白切五臣作脉脉

不得語

善曰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

視兒也

良曰河漢清且淺喻近也能相去幾

何也盈盈端麗貌脉脉自矜持兒喻端麗之女

在一水之間而自矜持不得交語亦猶才明之臣與君阻隔不得啓沃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

彼長

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

善曰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

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兒盛也

所遇無故物

齊曰茫茫廣遠也東風春風也

焉得不速老

向曰言物皆去故而就新人何得不速衰老

時立身苦不早

銑曰恐盛時將遷而立身不早立身謂立功立事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善曰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
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
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翰曰奄忽疾也人非金石將疾隨萬物同爲化
滅矣將求榮名以爲寶貴
揚名於後世亦爲美也

東城高且長委迤自相屬

善曰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
銑曰此詩刺小人在

位擁蔽君明賢人不得進也東春也所以養生
萬物城可以居人比君也高且長喻君尊也相
屬德寬遠也迤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向曰迤
逶迤長遠也
也風爲號令也地臣位也號令自臣而出故云
迤風動地起秋草既衰盛草綠謂政化改易疾
也萋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善曰周易曰四
盛兒
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
歲往之亦速矣翰曰此亦寄情於政令歎移

之速也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善曰毛詩曰鴝

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

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

促效轅下駒濟曰晨風鷹鷄屬志逐鳥也而

賢人懷苦心將欲逐小人如鷹之逐鳥也蟋蟀

詩篇名也言君局促不中禮不

能去小人使其蔽賢而不知之

蕩滌放情志何

爲自結束
良曰君當去讒佞行威惠是蕩滌情

志也左右置小人佞讒不止是自結

東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善曰燕趙二國名

也楚辭曰聞佳人

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

翰曰佳人

賢人也如玉謂有美德也所以言燕趙者非獨

此二國有賢蓋爲其國出

美女故託言之以隱文意

被服羅裳衣當戶理

清曲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

爲理樂也

銑曰羅裳衣喻有禮儀也當

戶謂志慕明也理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向清曲謂脩學業也

響悲謂悲君左右小人也絃急謂也情整帟善政令急也知柱促恐君祚將促也

中帶泥吟聊躑躑善曰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

說文曰躑躑住足也躑躑與躑躑同翰曰整其衣冠將進用復懼邪臣所中故復泥吟也躑

躑行不進兒思爲雙飛鸞銜泥巢君屋良曰燕馴善之鳥故人臣

自比願得親君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善曰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河南

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齊曰

上東門東都門名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

人杳杳即長暮

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颭颭兮木蕭蕭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

並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

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何曰杳杳幽暗也即就也長暮謂墓中長暗也

潛寐

五臣作寐潛

黃泉下千載來不寤

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天

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

黃泉

銑曰寤覺也

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

露

善曰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

如朝露

翰曰浩浩流兒陰

人生忽如寄壽無

陽流轉人命如朝露之易乾

金石固

善曰如寄已過上文

良曰忽忽萬歲

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善曰范子曰白紈素山齊齊曰萬歲謂

自古也自古于今而生者送死更遽為之雖聖賢不能度越此分也

向曰服藥失性反害生

也紈羅素白也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

以五臣作已生五臣作來善曰呂氏春

秋曰死者弥久生者弥疎翰曰去者謂死也來者謂生也不見容兒故疎也歡愛終日故親

也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栢

摧為薪

善曰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銑曰薪柴樵也謂年代

久遠無主矣

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

欲歸道無因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翰曰或由人事迫

窄或遭亂
國故爾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善曰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

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

向曰人生不滿百年而營千歲之計常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五臣作游良曰秉執

以為憂也也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善曰呂氏春秋曰今茲美未來茲美

愛高誘曰茲年齊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曰來茲謂後期也

善曰說文曰嗤笑也

翰曰至愚之人皆愛惜其財不為費用一朝所滅為後世所笑仙

善作人王子喬難可與

五臣作以等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

山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向曰難可與之同為不死也

凜凜歲云暮

蜩

孤

夕

五臣

鳴悲

善曰

凜

寒也

又

毛詩曰

歲聿云暮

方音曰

南楚或謂

蜩為蜩

廣雅曰蜩蜩也

銑曰

蜩蜩寒吟蟲也

此喻

婦人思

涼風率已厲

游子寒無衣

善曰

禮記曰

孟秋之月涼

夫也

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毛詩曰

角枕粲兮

綿衾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良曰

厲嚴也

毛詩曰

錦衾遺

洛浦同袍與我違

善曰

授綏御輪三周翰曰婦人呼夫為良人尊之也惟思古舊惠授也獨宿累夜夢想見夫思我舊歡初合之日也壻為婦駕車授綏故云惠前綏九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中而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曰善御車綏條繩也
毛詩曰巧笑倩兮古詩曰不念攜手好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又曰攜手同歸向曰同車為御願得常愛巧笑同既來不須臾又不處車而歸婦人謂嫁曰歸
重闈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銑曰既夢中見與同車不經須臾之間乃去又不處
重闈闈之中也
亮無晨風翼焉能凌作五臣陵風飛曰善
爾雅曰晨風鷓鴣也莊子曰鵲凌風而起良曰亮信也晨風鳥名飛疾也信無此鳥疾翼何能陵風而飛
眴眴以適意引領遙相睇齊曰眴眴以隨夫去眴眴以適意引領遙相睇邪視也言

邪視以寬適其意引徒倚慙慙雙扉
領遠相望也睎望也徒倚慙慙雙扉
翰曰徙倚於門自懷傷感垂涕
涕淚以霑雙扉扉門扇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力失反善曰毛詩

曰栗列寒氣也良曰慘慄二之日栗列毛萇
寒極也此詩婦人思夫也愁多知夜長仰觀

衆星列向曰愁多不眠故三五明月滿四五蟾

善作兔缺善曰禮記曰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

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
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銑曰

三五謂十五日也四五謂二十日蟾兔月中精
形至二十日缺此感時月屢改行人不至喻人

盛衰不常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善曰說文曰札

筆也謂書也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翰曰上謂書初首下謂書

後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

恤簡子自為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

向曰言置於懷袖久而不滅敬重之至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銑曰識知也敬重之心常抱區

區懼夫之不知察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善曰說文曰綺文繒也翰曰綺羅之類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

之終也良曰相與離遠故心尚爾然也

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濟曰綺上文絲為駕為文合歡被以取同歡之意著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善曰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者

切翰曰言被中著絲謂長相思絲絲之以緣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以膠

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善曰韓詩外傳子夏曰實

可不留意也向曰以膠和漆堅而不別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善曰毛詩曰月出皎

故曰羅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善曰毛詩曰

濟曰徘徊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善曰毛

步於月庭也旋言歸翰曰夫之客行雖出戶獨彷徨愁思

當告誰

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彷徨行延旋心不安兒

引領還入

房淚下

五臣作下淚

霑裳衣

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夷幾乎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

李少卿

善曰漢書曰陵少時為侍中建章監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為

騎都尉與蘇武善武將使匈奴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善曰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

及亦至也古詩曰既來不須

屏營衢路側執手

野踟躕

善曰周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

翰

曰屏營志恐懼也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

所各在天一隅

善曰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

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向曰踰過也言人之離別亦如浮雲飛馳風波失所各在天

天之一角相去彌遠也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湏

善曰禮

曰禮樂不可斯湏去身鄭玄曰斯湏猶湏臾也

銑曰陵言此別當久且復立斯湏之間以叙言也

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善曰晨風早風言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良曰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

善曰琴操曰鄒虞者

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

濟曰言

臨河濯長纓

一日不見如三秋此積數言之

念子

五臣作別

悵悠悠

善曰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

川故增別念也

向曰纓衣領也濯之者自潔之意悠悠遠兒

遠望悲風至對

酒不能酬

銑曰酬謂酬酢

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

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

萇曰綢繆纏絲之兒也往路何以相慰乃樽酒相與結綢繆之密情也

翰曰言行人志急於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善曰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

良曰河梁橋也假問游子日云暮矣將何之也

徘徊蹊路側悵悵

五臣作悵

恨不能辭

善曰廣雅曰悵悵悵悵也恨恨相戀之情不能為別

向曰蹊行

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銑曰各相成以相思之意

安知非日

月弦望自有時

善曰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日月小十五日

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翰曰我心相思

如日月當有弦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善曰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顓白首皃也皓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

善曰武爲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銑曰

漢書云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此詩別從曩弟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善曰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

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良曰結交為友情亦相親因親也四海皆兄

弟誰為行路人善曰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

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濟曰天下四海道合即親誰為行路之

人也相踈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木連枝而同一身

本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善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

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為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

辰之相比也宋京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翰曰鴛鴦匹鳥常不相離故云

昔之也參辰二星常出沒不相見故今將別亦如此星昔者常相近邈若

胡與秦善曰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銑曰邈遠也胡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作已新

良曰念離別之後相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善曰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向曰鹿鳴詩篇名食野草以喻會嘉

賓鼓瑟吹笙也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翰曰遠人願

予留斟酌敘此平生親齊曰願行子少留與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善曰韓詩外傳曰田

鵠一舉千里翰曰以人喻黃鵠言鳥胡馬失

其羣思心常依依善曰古詩曰胡馬依北風依

失羣恒思北風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

善曰雙龍喻已及朋友也 銑曰言鳥尚如此
何況我之羽翼臨當乖別之情也龍美喻也

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游子吟冷冷一

何悲

善曰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
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

頌篇曰吟歎也 向曰絃歌可以散憂故以
喻釋離懷言請為吟之冷冷然一何悲也 絲

竹厲清聲

五臣作音

慷慨有餘哀

善曰禮記曰絲竹
樂之器也王逸楚

辭注曰厲烈也

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
有餘哀 良曰厲作也餘哀言哀多也

長歌正

激烈中心愴以摧

濟曰激烈
聲高也

欲展清商曲念子

不能歸

善曰古詩曰清商
隨風發宋玉長笛賦

曰吟清商追流徵 翰曰展申也清商

曲謂秋聲而多悲也故云欲
申此曲恐更思念不能歸也

俛仰內傷心淚下

不可揮

善曰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公

也

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

銑曰言淚多揮之不禁也願為雙黃鵠送

子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

良時

善曰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

與匈奴戰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燕婉之求向曰此詩意者

武將使匈奴之時留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別妻也燕婉歡好兒

善曰毛詩曰駉駉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良曰武自云懷往路起視夜

之早晚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善曰參辰已何如也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善曰毛詩曰嗟余子

勵兵效勝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善曰史記

於戰場

王私握臣手古詩曰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悲也

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

善曰春華喻

益也

曰武勗其妻善愛儀容

思

銑曰此言入於

莫忘平生歡樂之時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善曰蒼頡篇曰燭照

薛君曰馥香兒也

向曰此詩贈別友人也

芬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

善曰秋月既明

燭月光也

謂平曉之際月猶在馥馥香氣也

芬作芳

五臣

芳之杏隨風而至於堂中征夫懷遠路游子

戀故鄉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翰曰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五臣作嚴霜善曰漢書武帝

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

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善曰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

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託楚辭曰仰浮雲而求歎翰曰江漢流浮雲翔此喻客游

止山海隔五臣作中州相去悠且長善曰楚辭

今中州銑曰中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善

州帝都也悠遠也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善曰令德已見上文景光

嘉會已見上文

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良曰兩遇再遇也此戒友人言嘉會難以再遇歡樂之事殊不可止願君崇令德之美隨其時物賞愛光景勿以我為憂也

四愁詩四首

七言并序

張子平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

翰曰特為太史令主陽嘉

中出為河間相

向曰陽嘉元年出為河間王和帝子特國王

驕奢不遵法度

善曰范曄後漢書順帝紀云改元嘉七年為陽嘉元年改陽嘉

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為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中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

趙子惠王政臨御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翰曰謂河間王 又多豪

右并兼之家

善曰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

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 齊曰豪謂富家也右謂權勢交者富者取

利於貧人 曰并兼也

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善曰漢書曰班

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向曰下車謂始至之時衡政理威嚴內明屬縣也察

明也 姦猾

五臣作姦猾

行巧劫皆密知名

銑曰猾亂也行巧詐之人皆自

知其名

下吏收捕盡服擒

向曰下命於獄吏使收取之盡服其罪皆為擒

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

銑曰出河間境也

郡中

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

良曰謂政教衰禮義

薄小人在位

鬱鬱不得志

善曰楚辭曰心鬱鬱君子在野之憂思獨永歎而增

傷鄭玄考工記注

為四愁詩

五臣有

屈原以美

人為君子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小人

齊曰雰氣也

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

良曰貽遺也

而懼

讒邪不得以通

銑曰懼不得通此意也

其辭曰

一思曰

翰曰愁言思者愁出於思故也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

之梁父

甫艱善曰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

喻小人也漢書曰有泰山郡又武帝登封泰山

之梁父良曰太山東岳也願輔佐君主致於

有德而為小人讒邪之所阻難也梁父太山下小山名側身東望涕霑翰

平善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事漢書注
曰翰筆也齊曰意愁王室志所不安故側身

而望也翰衣襟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

言如鳥之有羽翰英瓊瑤善曰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

錯環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

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

乎而向曰美人若也古者諸侯王佩刀以金

錯鏤其環英瓊瑤美玉也喻君榮我以爵祿願

報以仁義之道以成君德也路遠莫致倚逍遙

下文類此者以此意推之何為懷憂心煩勞

善曰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所入讒邪執權忠臣莫致故雖欲報君以仁義

讒邪所疾如路遠不可致也倚立而逍遙不得

志也煩勞謂憂王室也但

以此意下文皆可知也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

善

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

疑故思明君也托思明君矣湘水江名深不可涉側身南

望涕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

美人贈我金

五臣作琴琅

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

盤中歷年莫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良曰琴雅器也以美玉飾之琅玕美玉

也王盤美器可以致路遠莫致倚惆悵平何為

懷憂心煩傷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

善

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曰曰漢陽岐西也謂西伯行化之側身西

里所故思之岐西有隴阪言長不可行也側身西

望涕霑裳善曰古長歌行美人贈我貂襜褕

逾何以報之明月珠善曰蔡雍獨斷曰侍中中

謂之膽偷淮南子曰隋侯之珠高誘路遠莫致

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善曰楚辭曰志紆鬱

也翰曰踟躕行而不進也煩紆思亂也

四思曰我所思今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善

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翰曰

鴈門郡名在北帝顓頊之位也北方多雪紛紛

雨雪

側身北望涕霑巾

善曰說文曰佩巾也

美人贈我錦

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善曰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

臣亦為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准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

良曰玉案美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

宛善曰楚辭曰叱增歎兮如雷銑曰惋怨也

雜詩

五言

善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雜詩此意思友人

日暮游西園興寫

五臣作

憂思情

向曰西園鄴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

吏女謂曰水楊波兮香真真
銑曰列行敷布也丹榮花也
上有特栖鳥懷春

向我鳴
善曰毛詩曰有女懷春良曰特孤
也懷春謂盛春而思儔侶喻人亦然

袵
五臣作袵
欲從之路險不得征
善曰說文曰袵衣袷也袷音今

曰褰舉也袵衣襟也言欲舉衣襟以取此鳥鳥飛高遠路乃懸險不可行之喻思友人遭遇亂

代故不得行也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
五臣作飄揚

塵起白日忽已冥
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

向曰飄舉也風起舉揚塵埃喻兵戈暴起冥暮也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

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善曰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

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何懼不逢聖君合并其道以忠事之
翰曰

雜詩五言

劉公幹

職事煩

善作相

填委文墨紛消散

善曰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恃

又墨顧居臣上

銑曰言事煩填積於目前也又墨謂案牘紛亂而多或見消散謂疏理也

馳翰未暇食日晏不知晏

善曰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曰翰墨久誼吟

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尚書曰自朝至于日中莫不遑暇食

向曰馳翰謂走筆晏息也

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善曰簿領謂文簿而亂記錄之史記曰問上

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良曰事繁令人沈迷昏亂

簿領書謂文書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

翰曰也回回心亂兒

游望也

方塘含白水中

善曰楚辭曰乘白水

而高鷺毛詩曰弋鳬與鴈曰塘池也鳬鴈皆水中游鳥

安得肅肅羽從

爾浮

五臣作爾從游

波瀾

去聲協韻鴈于飛肅肅其羽

善曰毛詩曰鴻銑曰肅

肅飛兒言厭煩亂願得羽翼與此鳥同游波瀾中以為樂也

雜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齊曰此詩帝未即位尚為漢行征伐也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

善曰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

烈烈又曰北風其涼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

善曰毛詩曰展轉不

寐古詩曰出戶獨彷徨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良曰展轉卧不安兒嗟時亂有志於天下故也

彷徨忽已夕白露霑我裳

善曰古詩曰白露霑野草禮記曰孟秋之

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霑裳

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毛詩

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嘯四時更見也向曰天漢河也詩云嘒彼小星喻小

人在朝也從橫言多也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善曰毛詩曰毛

嘯草蟲趨趨阜各蟲毛萇曰草蟲鬱鬱多悲五臣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游鬱鬱多悲作愁

思緜緜思故鄉

善曰古詩曰緜緜思遠道良曰感時物思故鄉也

願飛

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善曰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夢想願飛無翼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速也欲濟無梁謂志欲濟時而無人共也

向風

長歎息斷絕我中腸善曰長歎息斷絕我中腸而歸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善曰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

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翰曰此意為漢征吳之時西北浮雲自喻也亭亭高兒車蓋言雲似也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

遇平時征伐不止吹我東南行行善作行至吳

會善曰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銑曰雲隨風去至於吳會謂

伐吳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

子常畏人善曰楚辭曰然輜輶而留滯向曰棄置伐吳之役勿復陳說意思歸也

畏人謂吳兵疆而退

朔風詩 四言

曹子建

翰曰時為東阿王在蕃感北風思歸故有此詩朔北也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善曰韓詩

外傳曰詩云代馬依北風良曰騁馳也代馬

胡馬也倏忽疾也徂往也言馳胡馬疾行而北

往也謂胡馬依北凱風永至思彼蠻方善曰毛

風與人同思也凱風永至思彼蠻方善曰毛

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

過蠻方齊曰東阿在魏南故自比於蠻方在

蕃感北風懷魏也在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善曰

魏見南風思蕃也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善曰

曰越鳥巢南枝銑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善曰

曰越鳥思南越故也銑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善曰

曰四氣和謂之王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

周易曰懸象著明翰曰四時代去日行已周

謂終日也運行也別如俯仰脫若三秋詩曰一

日不見如三秋兮向曰別兄弟昔我初遷朱

五臣華未希良曰初遷謂遷出蕃時也今我旋

止素雪云飛善曰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字通也銑曰俯降千仞仰登天阻善曰莊子

旋還止至也高不足以極其深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關天

阻謂山高若登天也喻時讒風飄蓬飛載離寒暑

善曰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

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翰曰植自云如風

飄蓬飛常不定止也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

乖別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銑曰

共被言險事亦易為也而嗟我兄弟乖別同袍

之義善曰古詩曰蘭澤多芳草方言曰悴傷也向

善曰謂諸兄弟芳草喻道德也言子好道德豈

忘遺汝也而道德已茂為讒邪所毀君不垂眷

以致離別故云繁華將茂秋霜悴之

豈云其誠善曰言君雖不垂眷已則豈得不言

帝信讒不垂眷兄弟良曰謂文

豈可申其誠信也秋蘭可喻桂樹冬榮善曰

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

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翰曰秋蘭香

草可喻德馨不歇也絃歌蕩思誰與銷憂五臣

桂樹冬榮志不移也善曰絃歌可以蕩滌悲思

臨川暮思何為泛舟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

語曰秦汎舟乎河齊曰兄弟既各分別雖有

絃歌可以蕩洗憂思誰與同之日暮臨豈無和

樂乎非我鄰善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為遊

無和樂蓋為游誰忘泛舟愧無榜班人善曰豈

非我鄉鄰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

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翰曰誰忘此

泛舟之樂今兄弟別離憂思之情不濟故以榜人託詞榜人行舟人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子建

善曰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

友道絕賢人為入竊勢別凉已

後在郢城忠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善曰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

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

之子在萬里江湖

迥且深

善曰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迥遠也

良曰此意思友人

也之子

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

友人也
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孤鴈飛南遊過庭極至也向曰方猶行也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

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

翩翩傷我心

善曰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翹猶銑曰翹舉也見孤鴈南度

過其庭而飛舉思慕遠人願託附鴈之遺音傳示友人謂友人在南鴈飛既速形影忽復不見

乃傷心也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善曰詩曰秋蓬惡其本根美

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濟何意迴五臣

曰此詩自喻遭邪譖逐出帝都也何意迴作迴

飈舉吹我入雲中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猋與猋同向曰迴遠也我即

比轉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善作窮善曰呂氏

蓬也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子若昇天路也翰曰蓬隨

風而上下不可類此游客子捐軀遠從戎蓬似

客游遠從戎事心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完善

之警亂不定也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

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翰曰毛皮裘

也褐短衣也薇藿草菜之食也而此衣不掩覆
我形此食不克飽我腹謂情理逸窄如此也非
植真然蓋
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善曰宋王

以刺時
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向曰去
去莫復道言道之不益但憂令人老而已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善曰小雅曰縞之精

曰綺縞素帛之類繽紛言亂多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善曰

甚而志亂向曰言愁思多亂故自太息終長

晨朝執其機杼至暮竟不成文章
夜悲嘯入青雲齊曰悲愁聲妾身守空閨良人

行從軍善曰良人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善

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為九春言已
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月故九春
飛鳥繞樹翔

噉噉

鳴索羣

善曰楚辭曰噉噉鳴索求也鳥旦求

羣而况

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銑曰南流景日也日光遠

於人乎願託馳光見其夫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善曰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之

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翰曰以佳人喻賢人不見重於時也

朝游江北岸夕宿瀟湘沚

善作曰夕宿湘沚善曰毛萇詩傳曰沚

沚者也

向曰

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善曰楚辭曰容

則秀雅穉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嫵以姱

銑曰

朱顏皓齒皆喻賢人美才也

時俗既薄之誰為相起發

善曰詩

而用也

俛

五臣

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善曰詩

云暮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翰曰國不理多時故云將暮君之榮耀在不用賢今既薄而不用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五臣作行遠游遠游欲何之

吳國爲我仇

善曰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

遠遊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銑曰僕夫御車人也子命嚴

整其駕將伐吳也

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

善曰廣雅曰由行也

向曰爲國家者當馳騁萬里之外江介多悲風

淮泗馳急流

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良曰

介間也淮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

四二

志其心赴國憂

善曰漢書曰言思如婦人可

以養志毛詩曰其心首疾濟曰若濟此水惜無行舟喻心雖願為而不見用所以志不開居者意常憂國而君不知

飛觀百餘尺

臨牖御

五臣櫺軒

善曰古詩曰雙

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翰曰觀樓也仰憑倚也

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

五臣自閑

善曰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良曰勇士見國未安故多悲心小人

狹志苟偷朝夕以自閑樂終無所成也

國讎亮不塞其心思喪元

善曰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亡心喪其元向曰亮信塞滅元首也言國讎信今未滅其為喪

亡之首以拊劔西南望思欲赴泰山善曰左氏傳曰子朱

怒無劔從之太山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銑曰太山

東岳也主人魂魄將為國申死力故赴之絃急也而三西南望者謂從吳望乃在西南也

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善曰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在促

以喻情切而聲悲發於此人當聽我此歎言也聆聽也

情詩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

杲杲兮朱光翰曰陽景日也微陰翳日者佞臣蔽君明而致令屈足於下以多征伐風為教

體謂教令偏人也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

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向曰此各得其志眇眇客行士遙

役不得歸善曰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

得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善曰楚辭曰冬又

日兼葭淒淒白露未晞銑曰始出謂游子歎

黍離處者歌式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

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翰曰游子謂行役者

黍離詩閔宗周之衰也式微詩刺不歸也

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

嘉賓友人也言與友人慨歎相對悲國政也良曰

雜詩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

善曰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向曰扇動除云也

皎皎亮月麗于高隅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周禮

曰城隅之制九雉銳曰亮明隅角也

興命公子攜手同車

善曰毛詩曰惠

而好我攜手同車

龍驥翼翼揚鑣踟蹰

善曰

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

濟曰龍驥馬也翼翼飛也揚鑣踟蹰緩行也言疾緩自

任肅肅宵往造我友廬

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良曰肅肅靜而獨行兒

造至廬宅也

光燈吐輝

五臣作曜

華幔長舒

善曰言宿友舍人之家乃張

舒張也鸞觥醕醕神鼎烹魚醕醕體又曰誰能烹

魚銑曰鸞觥孟也刻為鸞鳥之文體美酒也

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曰神鼎烹煮也

絃超子野歎過縣駒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

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翰曰絃琴歎

歌也子野古之善鼓琴者縣駒古之善歌者今

並超而過之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善曰列子曰太初

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

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

變化無方銑曰太素玄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虛皆自然也讚亦詠也

善曰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

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

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

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于里

銑曰孰誰克能爾汝也剖符謂合契也言詠讚自然誰能騁我英賢與汝俗士合契而為仕乎

雜詩 五言

傅休奕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

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翰同善注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良曰攝衣進德脩業故惜日短夜愁不寐故知夜長

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善曰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 齊曰夜攝去寢衣

步於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

向曰景影也謂鴈影映於月光

而色玄也影又隨其形而動鴈響逐風歸於清至房謂下文述清風與微月故此先言之也

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詩曰月生於西繁星依

作衣青天列宿自成行翰曰繁星布於天如人去聲

也列宿二十八宿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善

也喻正位備貞也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

為東廂也銑曰鳥鵲之類皆曰野鳥驚於月光而號吟也東

廂庭之東也纖雲時髮髻渥露露我裳善曰曹植

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斂月垂素光玄雲為髮髻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濡

裳似有不分明兒渥濃也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

昂向曰時之不停夜忽已常恐寒節至凝氣結

為霜善曰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為霜翰曰上

文所云繁星謂小人在位者多讒邪之道

浸潤如渥露初霑人衣也復恐
落葉隨風摧一

絕如流光

齊曰讒邪既成則身危也如霜露木

說夜故云月也

雜詩五言

張茂先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善曰說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

良曰度

東壁正昏中固

五臣

陰寒節升

善曰禮

度數也

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

向曰東壁星名沍陰謂此時有堅冰

也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善曰毛詩曰

進也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正月繁霜

火青無光蘭膏坐自疑

善曰青煙颺其間楚辭曰

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疑曰坐

銑曰朱火燈也青無光謂寒氣

迫之也蘭炷也寒重衾無暖氣挾纒如懷冰

善曰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纒

齊曰

衾被也纒細縣也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善曰韓詩曰寤寐無

為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翰曰遙長也寤言謂卧而語無人應我也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善曰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亶曰

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向曰長思人事慮興亡之理慨然有歎而獨撫

膺也崇興替

廢應曾也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

五臣作燭

幽房

銑曰晨月謂夜得曉時燭照也

此二詩閨情也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善曰古詩曰盧家蘭室桂

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憂容光向曰佳人謂夫也蘭香也無容光言寂然也

襟懷擁虛

善作靈

景輕衾覆空牀

善曰擁猶抱也翰曰言襟懷之

中但抱虛影而輕被覆於空牀也

居歡悵

五臣作惜

夜促在慙

五臣作戚

怨宵長

善曰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悵貪也

齊曰謂夫未行之時居歡愛

之情懼其夜促今在憂念怨

拊

五臣作無

枕獨嘯歎

歎

愿懷心內傷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

而延佇

向曰逍遙

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銑

蘭蕙香草緣清渠而出繁華蔭葉蔭覆綠渚也

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

與

翰曰夫行不在此今取賞蘭蕙誰與同之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

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善曰春秋漢合孳曰穴藏先知雨陰

瞠未集魚已

吟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

已翔韓詩曰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鶴水

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

鳥見之長鳴而喜

向曰巢居鳥也穴處蟲也

言蟲鳥豫知風雨由其久處巢穴習性所知

喻人若不曾為遠別何知慕侶之憂甚邪

園葵詩

五言

陸士衡

善曰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

齊王囹圄譖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死故作此詩以葵為喻謝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向曰鬱盛也萋萋茂兒

朝榮東

北傾夕穎西南晞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

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

銑曰葵性衛足朝日出則東榮葉向東傾夕陽在西則

傾心向日穎心晞日也

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

善曰毛詩曰零露襄襄

良曰零落也言露垂鮮澤以冰

時逝

之月舒光以照之蓋喻君之恩及臣也

柔風戢歲暮商焱

作

飛

春柔風其雨乃至楚

辭曰商風肅而害之

齊曰逝往也

曾雲無溫

液嚴霜有疑威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

霜之威

向曰曾雲無溫液謂重雲無憂

幸蒙

高墉德玄景蔭素蕤

善曰爾雅曰墉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兒也

翰曰至晉蒙天子之德以祿我亦如高墉玄陰之影庇蔭素蕤蕤花墉牆也玄謂墉陰之色玄

黑景

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

此孤生悲

向曰言葵之豐條並於春盛之時落葉後於秋時而衰也心喜晚彫以為

福而且忘孤生之悲也謂從吳來至此孤宦故也

思友人詩

五言

曹顏遠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曹據字顏遠譙國人也篤志好學參南國

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追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死之據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此詩思之也良同善注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

五臣作浩

庭除

善曰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

曰凡雨自三日

以徃爲霖說又曰潦雨水也又

曰除殿階也

銑曰翳掩也陽景日也除階也

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良曰纖細

也枯槁木也

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

善曰古詩曰凜凜歲云暮

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

感時歌蟋蟀思賢詠

白駒

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毛

萋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

留也翰曰蟋蟀詩篇名感歲暮也白駒詩篇

名思賢

情隨玄陰滯心與廻飄作飈俱隨玄陰

人也

閑塞不通為懷人也與廻思心何所懷懷我歐

風俱飛願遠去見友人也

陽子善曰願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

建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善曰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

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

測鬼神之深奧文思清機變動入妙理也

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善曰論語崇爵識曰子

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禮記曰聲

不絕于耳良曰十日為旬月初曰朔微妙之

言絕于寒裳不足難清揚五臣作陽未可俟善曰毛詩曰子

我耳惠思我寒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邇

近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也

翰曰溱水也俟待也言涉溱不足為難蓋友人眉目待而見之延首出階檐佇

立增想似善曰阮瑀止欲賦曰仲延首以極視

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

喜矣不亦去人茲久者思人滋深乎向曰引

領出望但益想其形似也階庭階也檐屋檐也

感舊詩一首五言 善曰此篇感

曹顏遠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善曰鵲冠子曰家富

雖他人亦合也貧賤者雖賢人皆耻之以無所
親望故雖廉蘭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善曰史記
親乃離也廉蘭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善曰史記
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
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
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
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
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
蚡以侯屠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
事多效士趨執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銑曰
廉頗失權而門下賓客皆望於蘭相如門後復
位門客復來漢竇太后兄丞相竇嬰勢歸於太
尉田蚡蚡雖去職以太后故言事多效人趨勢
利者皆去嬰歸蚡也晨風集茂林棲五臣
勢利相奪有如此者晨風集茂林棲五臣
枯枝善曰毛詩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
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鳥皆集於

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抗者鳥不棲也良曰晨風鷦也其集於茂林則栖鳥皆懼

而去飛就枯枝也今我唯困蒙郡作群士所皆背馳

善曰周易曰困蒙吝翰曰言我困鄉人敦懿於蒙暗而郡賢士子皆背我而走

義濟濟陰光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

子之光儀向曰敦重懿美也言鄉人重美義濟濟盛多為我庇蔭假與我光儀也對賓

頌有客舉觴詠露斯善同向注向曰詩云有客宿宿此則為頌美客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臨樂何所歎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時

素絲與路歧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

以黃可以黑高秀曰閱其別與化也齊曰今

心有易也路歧與之多失其所以據也

雜詩五言

何敬祖

善曰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

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

善曰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

月暉光燭我牀

翰曰清氣微風也暉素月色也

靜寂愴然歎惆悵出

五臣

游顧

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向

作忽

曰秋物凋落閑夜無友故愴然發歎

向

出戶游望也顧望也

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

善曰垣草

易墮言可傷也良曰垣牆也俯察下視也

良曰

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

步

善曰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

舉

郭子兒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

陵上栢想與神人遇

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

真人

翰曰栢之耐寒而不凋故想與神仙之人與之遇合求長生也

道深難可

期精微非所慕

善曰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

之緻

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

濟曰大道勤思

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善曰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五言

王正長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王璿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辭司

卒 翰同善注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善曰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冷冷胡笳動

今邊馬鳴也朔北也邊馬胡馬也

胡寧又分析靡靡忽

至今

善曰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

能安此分離之情漸進時序忽至今日

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

善曰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

故參為晉星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宋衷

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良曰國家之事離別我志殊方隔絕過於商參之

星不可相望商則辰星也昔往鷦鷯鳴今來蟋蟀吟善曰毛詩春日

遲遲倉庚啾啾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侯秋吟翰曰昔往春時相思忽已秋矣鷦鷯春鳥蟋蟀秋

蟲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五臣作人情舊鄉客鳥思栖故

林善曰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洵父銑曰鳥去巢而游者必還栖故所

不奏誰能宣我心善曰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

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洵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洵曰諾

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洵明日報曰臣得之矣向曰師洵古之善鼓琴者以喻不見所思之人

誰復能宣通我心志也

雜詩五言

東道彥

穎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

書郎太尉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翰曰晉書云

據美容貌兒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

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向曰吳寇孫氏也殄絕象道也言亂

我家國正道勞吾軍旅

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

善曰毛

人惟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

漢陽漢水之陽也良曰上宰賈充開國建元

士玉帛聘賢良

善曰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八十

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濟曰賈充招聘賢士立於軍旅而用之建立元善也玉帛聘賢之重禮

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善曰韓詩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

中銑曰道彥自謙才非荆山之玉和氏知王者謂謬當進用如非玉登於玉場羊質

服虎文燕五臣作鷺翼假鳳翔善曰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

見草而悅見豹而戰也翰曰人之非特如羊有虎文色也鷺鳥假為鳳皇之飛既懼

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善曰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向曰謂

賈充用我懼不當所任怨嗟不堪任重致遠故云然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

次限關梁善曰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美夫罷

作疲遠涉作陟車馬困山所曰僕夫旱巖駕楚

辭曰僕夫懷兮心悲翰曰采芣苢交

僕夫駕車馬人也陞升也
漢名丁無所

鑿空蒼善曰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鑿空

也爾雅曰穹蒼天
豐亨王之臣

也 銑同善注 豐王何汝湄纂異入作霜才

裳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休奕雜詩曰屋露沾我裳說先曰濡子不覺零之

翰曰豐長也言草上停霧

露之滋潤行人拂之乃霑衣裳立不粘附也

風自寒涼
蓋曰高唐賦曰玄木冬榮
日林深而黑故云玄木

勿則倉心哀傷善曰廣雅止也可遠瓜有實止

感傷也。一與巢可不在。

四方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

11

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
內傳曰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
有事天地四方也翰曰彖弓也人生安得恒
男子則懸弓於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逍遙端坐守閨房

翰曰人生志在四方何得恒

引

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翰曰但為

義道相引割情行於外而內之感別難可忘也

雜詩

五言

左太冲

善曰冲于時賈充徵為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冽冽

五臣作烈烈

白露為朝霜

善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朝霜

露為

柔條

旦夕

勁綠葉日夜黃

良曰柔條木之葉也

露葉復黃也

明月出雲崖曉曉清素光

劉楨

詩曰嘖月垂素光

銑

曰崖畔也嘖嘖明兒

披軒臨前庭嘖嘖晨鴈

翔善曰軒長廊之窓也

毛詩曰鴈鴈于雅哀

濟曰披開軒戶也嘖嘖聲也

高

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

善曰凡子曰塊然獨處

翰曰言高志以四海為苟小而壯齒不恒是歲

終不遂志獨守空堂也塊獨也壯齒不恒是歲

暮常慨慷

善曰廣雅曰齒年也

向曰壯齒謂

衰老故常為數歲暮謂衰

暮之年也慨慷數聲也

雜詩

五言

張季鷹

善曰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問辟

為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齊曰晉書云張翰有清才而縱任不

拘時人號為
江東步兵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摠五臣作總翠黃

華如散金良曰總集也言木之青條蒙密若集翡翠之鳥也華花也嘉卉亮

有觀顧此難久耽善曰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耽樂也毛萇詩傳曰耽

樂之久者也良曰雖嘉卉信有可觀見其榮必有衰難久耽樂感之於心也延頸無

良塗頓足託幽深善曰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下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李重

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翰曰引領望榮官之路既已絕矣乃復頓足下流託幽深

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向曰壯少也貧賤居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尋 舊集不取 新慘發訃吟 貧賤歡樂之色
不照於顏 故悲而發 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此歌吟也 謳歌也 善曰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 翰
曰貧賤不遇天之常理亦何謳吟嗟歎所能及
也但古人有耳貧賤知天命者可以自慰也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

良曰蕩洗也

青精

蚬列

吟

階下飛蛾拂明燭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

燈火也

銑曰蜻

蛚

蚬秋蟲也

燭燈也

君子從遠役佳人守檠獨

善

曰

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曹子建雜詩曰

南國有佳人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濟曰佳

人婦人也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善曰古詩

采孤也離居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論語曰鑽燧改火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鄒子

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

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向曰言

與夫離別而居幾時也燧火也忽疾也房櫳無

改木謂改其鑽火之木也謂經久時也房櫳無

行跡庭草萋以五臣綠善曰說文曰櫳房室之

綠通稱萋盛兒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善

淮南子曰窮谷之沔生以蒼苔說文曰鼃鼃螯

也魏文帝詩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蜘蛛結絲以網飛蟲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今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毛詩曰亂我心曲良曰感此時物憂氣結之於心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善曰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

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

陸道也大火心星名七月即見西南餘同善注浮陽映翠林廻姦五臣作

扇綠竹善曰陽日光也飛雨灑朝蘭輕

露栖叢菊銑曰蘭菊並香草而龍蟄立暄氣凝

天高萬物肅善曰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

日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

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良曰七月龍蛇蟄藏而夏暄之

氣凝而為霜露秋物凋落天地弱條不重結芳

蕤豈再馥善曰文子曰冬水可折夏條可結時

者已為霜殺不復重結其勁芳草之人生瀛海

華豈能再香也蕤草木華也馥香也

內忽如鳥過目善曰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

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

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州外

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濟曰九州外

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

鳥飛於目前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善曰楚

也忽疾也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

最勉也前脩猶前賢也

金風扇素節丹霞啟陰期

善曰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銑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節赤雲起則雨能開陰之氣候也騰雲似涌

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

五臣作彩秋草含綠滋

翰曰寒花菊也彩色也秋草蘭也滋潤也閑居玩五臣作翫萬物離羣戀

五臣所思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閑居非吾志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曄後漢

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銑曰此時感物則離羣之

情相戀所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音其善

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時人為之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
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今丹墀思君今履綦
晉灼曰綦履跡也良曰蕭育與朱博為友王
陽與貢禹為密交述此兩事思友
人不相往來也牘書也綦行跡也

高尚遺王侯

道積自成基

善曰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列子曰無為無治謂之道基也向曰基本也高
尚不仕離去王侯道積於身自成基本也

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善曰莊子曰不離於
真謂之至人又南伯

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不以物與之相嬰
翰曰至道之人不嬰亂於物其餘風足以染學於
此時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

善作

谷善曰丹氣謂赤
水之氣也佳句

氣若迎日也陽谷日出處朝霞亦丹氣也

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

善曰毛詩曰暄暄其陰翳翳然陰翳

與暄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為雲繁雲為翳蔡雍

霖賦曰瞻玄雲之曖曖懸長雨之木林木林良曰

翳翳雲初出兒

輕風摧

五臣作推勁草凝霜竦高

森森雨散兒

作木

善曰楚辭曰漱凝霜之

密葉日夜踈叢林

森如束

翰曰木葉密則枝重葉既踈壽昔歎時

遲晚節悲年促

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末路

向曰疇昔少時歎歲時

歲暮懷百憂將

來遲晚節衰暮悲年華促也

從季主卜

善曰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

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

謁司馬季主請卜

銑曰百憂言

多也將求季主卜之吉凶安在也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

善曰章甫以喻明德

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

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

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濟曰

行行入幽荒歐

資貨也言將此冠適越而貨

五臣駱從祝髮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

作甌駱從祝髮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駱氏搖率

越人佐漢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歐世俗號為

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

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箋曰從

隨也翰曰入行經於幽荒險阻之路而越人

之俗皆斷髮而此冠則無窮年非所用此貨將

用矣甌越名駱越王姓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

安受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

安受善曰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

不用賢之甚也

商

左璣珩

魚目笑

明月

善曰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鉅璣謂之璧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璣璠歛

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銑曰鉅璣瓦也璣璠良王也魚目魚之目精白

者也明月寶珠也今越人以斷髮為美時君以

小人為賢亦猶以瓦質夸於良玉翫魚物笑於

珠寶不見郢中歌能不是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

皆下節

善曰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

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

然別矣楚辭曰攬騏驎而下節翰曰郢中之

歌有陽春巴人二曲陽春高曲和者甚少巴人

下曲和者數千人故知能否斯別亦猶

章甫與斷髮之異而賢者與小人不同流俗多

昏迷此理誰能察

善曰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翰曰人皆

不識賢愚之甚殊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

千尋

善曰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關伊閔之屬也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

魯陽關分頭山說苑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國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良曰魯陽關名其

山峻阻路狹也峭峻也

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善曰說文曰咆

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聒聲多也

淒風為我

嘯百籟坐自吟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莊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

良曰淒寒也嘯風

感

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趨來戒不虞

岑

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周易曰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翰曰感此山藪之物思情多在此險阻復有所懼故易恒常之心濟曰竭去也見險阻恐有顛墜故戒不虞虞度也險事不可測度恐有非常

王陽驅九折周文

走岑崟

音吟

善曰漢書曰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樊九折阪嘆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臣然此言王陽驅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歎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向曰周文王行過險阻則走如避風雨也岑崟險阻兒

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善曰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

今向曰經阻勿遲恐墜也言思往言王陽文王之事故戒之於今日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

懸旌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蒙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

旌曰旅心不定如懸旌於風翩翩而飛是時從軍行也

出覩軍馬陣入聞

善本鞞鼓聲

善曰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率之臣陣或為塵周禮注曰

鞞小鼓也鞞大鼓也

良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

善曰漢書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齊曰羽檄軍書相通

者神武長鉞鳴鞞中烽火列邊亭

善曰楚辭曰帶長鉞之陸

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

舉也翰曰長鉞神劔名寇敵將至則於我衡

必鳴於鞘中烽火所以警候遠近也

門衣善作更被縵胡纓善曰七詩曰衡門之下

徑曰吾王所好劔士皆蓬頭突鬚垂縵胡之纓

向曰衡門衣謂野服今將捨而去之縵胡纓軍

旅之服更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善曰帷謂

易而被之

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銑曰有何必操

微妙之志運籌帷幄亦心之所經習也

干戈堂上有奇兵善曰呂氏春秋曰士尹陶為

面之牆擊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

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輓工也吾徙之其父

曰吾恃輓而食三葉矣今徙求輓者不知吾處

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

也今故不禁也荆適興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
孔子聞之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
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犖出也鞞履也孫
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折衝樽俎
何必操干戈乃為用兵坐於廟堂之折衝樽俎
上以運籌策訪敵必滅可謂奇兵也折衝樽俎
間制勝在兩楹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
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
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僂顧太師曰我為奏
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
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
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
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
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
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
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

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王之位也良曰
折者折挫前敵衝者衝突於鋒銳也制勝謂制
謀必勝也樽酒樽也組致肉盤也兩楹謂階間
也言為籌策於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善曰
此乃可制勝也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
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翰曰兵權不
尚巧遲尚拙速也垂名謂疆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

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患齊曰羈束猶拘束

也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善曰張平子四愁

威嚴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
民竦息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

御也向曰下車謂始至借問此何時胡蝶飛

也四五圓謂經四五月也南園善曰莊子曰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司馬

問此何時也胡蝶飛謂春流波戀舊浦行雲思

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

來有固然善曰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愴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

風也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

尺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

必至理固然也翰曰閩越國人皆刻鏤其身

為蛇文如人衣服也胡馬本北方故心願度

燕也且土風何所習哉蓋由來有之固然也

結字弱而曲耦排幽藪陰善曰論語曰長沮桀

耦謂耕田之器幽藪謂幽遠之藪澤也澤北曰陰窮深

荒庭寂以作已閑幽岫岫且深凄風起

東谷有滄滄與奔同說文曰山有穴曰岫良曰荒庭謂興南岑善曰毛詩曰有滄萋萋興

草木生於庭也幽遠之處山峯峭峻入之復深

也向曰滄起雲兒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

言有雲起於南岑也善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

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則多雨公羊傳曰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

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銑曰箕星主風

畢星主雨期會也月與箕會則風畢會則雨言

雖無此星月之會但起膚寸之雲以成霖雨也

霖三日澤雉登龍作隴雉寒接擁條吟善曰莊

雨也澤雉登龍作隴雉寒接擁條吟子曰澤

隼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翰奚善從壑無人跡

曰隼鳴也擁條謂抱樹也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

荒楚鬱蕭森善曰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

生曰楚鬱盛多也蕭森條長兒投耒盧循岸垂時聞樵采音善

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楚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執杜預曰執種也濟曰投弃

也耒耕具也言弃耕而循其岸邊時聞樵采之人歌音也重基可擬志廻淵

可比心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

重基山也其高可以擬志廻淵深淵也其清而深可以比心也養真尚無為道

勝貴陸沈也善曰曹植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

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

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
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
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
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
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沈也
翰曰養真謂任性縱逸所尚於無爲也道勝謂
道之勝者所貴隱身也陸沈謂無水而沈淪於
山林也

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善曰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

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
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
奮藻長揚賦曰籍翰林以爲主人銑曰竹素
皆乃古人所用書之者言游思古人典籍也言
園謂廣也翰筆謂寄文辭於
筆墨之林言林者謂多也

黑蜨

麗

躍重淵商羊僂野庭

善曰淮南子曰犧
牛駢毛宜於廟牲

其於致雨不若黑蜥高誘曰黑蜥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儻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脩堤防將有大水為災洎史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向曰蜥蜴也生於深淵若踊出則致雲雨商羊鳥飛廉應南箕豐亦致雨水也皆天將降雨候

隆迎號屏

善曰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

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

而雨下也

翰曰飛廉風神應於南箕星謂好

風故也豐隆雷神號屏雨師故雷神迎之風雷

雨相成

雲根臨八極雨足麗四冥

善曰淮南子

也良曰八極四方八角也四溟謂四海也謂

天下雲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善曰言今淫

徧起也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過

堯之末流水九年萬國不粒翰同善注階下

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蒼

苔水衣也良曰伏潛也

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善曰尚書曰湯湯洪

害也水方為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

山襄陵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督墊溺皆病水

災向曰洪大也潦雨水也墊溺也言大沈液

水浩浩然方為患害下人懷昏溺之情也沈液

漱陳根綠葉腐父秋莖善曰漱蕩也鄭玄毛詩

沈液雨水也言漱蕩草根皆陳萎也里無曲突

而木葉之莖以水久注亦以腐爛也

文選卷三

五十四

煙路無行輪聲

善曰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

翰曰間里室宇皆

已頽壞則竈之曲突水所奔流故無聲也

環堵自頽

毀垣間不隱

善曰禮記曰儒者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牆也釋名曰墉容也

所以蔽隱形容也

良曰環堵人之小室也垣牆也間里門也皆頽毀故人家不復隱形也

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

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王薪貴於

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於天帝今令臣食王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也

良曰燼薪也紅粒米也謂有水災生者失業故一尺之薪價重於一尋之桂

而米亦貴

君子守固窮在

五臣

約不爽貞

善曰

左氏傳晉成鱣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
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銑曰君雖榮田方贈
子雖處約儉之代不爽貞正之志

慙爲溝壑名

善曰說苑曰子思居衛緇袍無裏
二句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

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
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向曰君子固窮雖有贈惠之榮慙爲此名也

取志於鳥

陵子比足

五臣作之黔婁生

善曰孟子章
句曰陳仲子

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
見井上有李實蠮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
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履妻辟
纊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蠮蟲也
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
織履妻紡纊以易食也緝續其麻曰辟練麻曰

續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仲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脩清節不求進翰曰於陵子仲隱於陵地楚王聞其賢使持百金聘之不受黔婁先生亦賢人魯公使致禮粟三十鍾將用爲相先生辭而不受故景陽慕也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雜詩下

時興詩 五言

盧子諒名謀 翰曰時興感時物而興喻情也亦雜詩之類

臺臺尾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善曰楚辭曰歲臺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向曰臺臺向曰臺臺
行進也悠悠遠也運動也 忽忽歲云暮游原

采蕭蕭

善曰楚辭曰歲忽忽而邁盡毛詩曰歲

蕭蒿也菽藿也銑曰游於原野也北踰芒臣

蕭香蒿也藿豆苗也惜時逝之意也作與河南臨伊與洛善曰芒山名也河及伊洛

山名疑霜露蔓草悲風振林薄撼撼隔芳葉寒

榮五臣作芬華落善曰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

曰陳柯撼以改舊撼凋柯貌所華切字書曰榮

垂也如極切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善曰毛詩曰列

落兒彼曠野毛萋曰曠空也善曰毛詩曰列

列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

急列寒曠寬增益也言流泉至於秋則急流

遠也荒謂野中多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草也崖嶠邊畔也開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爾雅曰感動也老子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王肅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

銑曰萬物形變隨時而化神思感之因此而作

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善曰言已澹乎同

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

曰憺安也憺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綏之

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

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齊曰

至人真性澹乎然無所營為唯在玄然寂漠而

已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善曰結構也良曰廬室也

問君何

能爾心遠地自偏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貌難極

銑曰問君何能如此者自以發問將明下文也遠謂心自幽遠雖處喧境如偏僻也

采菊

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向曰菊香草黃華可以泛酒悠然遠兒此得性自縱

也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

善曰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楚辭曰孤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

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任者也而我欲言此真意吾其自入真意也故
遺忘其言而無言也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

達世情善曰文字集略曰裛坐衣香也然露坐

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毛

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

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識世情

良曰掇采英花也菊有佳色故乘裛露而采之

泛之於酒自飲天性故遠達世上一觴雖獨進

之情不若我也忘憂物謂酒也

盃盡壺自傾良曰獨酌獨進杯也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善曰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從息天之

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詩曰歸鳥赴喬林銑曰衆物之羣動者日入
皆息故歸鳥趨飛於林而喧嘯傲善作
鳴也此自合其眞理故言之嘯傲善作
聊復得此生善曰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
生生得性之始也向曰嘯傲超逸兒軒檐也
言自超逸於東檐之下聊復得此達生之樂也

詠貧士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善曰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鼂賦曰摠美惡

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伴
王逸注曰相伴無依據之兒也韓曰萬類各
有所託附而孤雲迥出獨愛愛虎中或可待見

餘糧古詩曰照之有餘輝良曰熒熒暗兒言

暗昧游於虛中終以消滅何復見

有光輝也謂貧士無榮富之望

衆鳥相與飛善曰喻衆人也銑曰早朝夜氣

爲也朝霞謂早時

宿霧謂夜氣也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善曰

貧士向曰此謂困鳥遲遲緩舉其羽未夕量

來歸謂不及衆鳥之次貧士亦不及衆人也

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

悲善曰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

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齊曰貧士量其微力守其故跡不爲營求常苦

飢寒知我者且無矣則爲歎何所悲也轍

跡也知音謂知我者也苟且也已矣歎也

讀山海經

五言 翰曰山海經者所記衆山百川草木禽獸之書潛讀之

因而發詠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善曰上林賦曰垂條扶疎 銑曰此先述

時候扶疎謂枝葉四布兒

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旣耕亦

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善曰

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 良曰衆鳥皆欣此茂林之扶疎而我亦愛我所居蓋各得其所 向曰大路車馬行多故轍跡深也頗少也言窮巷之

僻舊言酉春酒拍摘我園中歸舊賦曰

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微雨從東來好風

爲此春酒齊曰蔬菜也與之俱善曰開居賦曰微雨新晴翰曰夏之

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善曰周王傳穆天子

也銑曰乏溥也周王傳謂周穆王傳也穆王

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故先溥覽之然後流目於

山海經也倂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善曰莊子

圖象也疾也倂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

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向

日讀此書倂仰之間終况天下之事可謂樂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五言 善曰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

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
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
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
河兄何當還荅曰織女暫詣牽牛吾
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
在世入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
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櫺楹升月照簾櫳

善曰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

疏也

翰曰櫳柱櫳窻也

團團蒲葉露析析

先歷

振條風

善曰毛詩

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團今楚辭曰秋風兮蕭蕭

舒芳兮振條

良曰團團露兒析析風聲

蹀

蹀足清黃余舜舜

日麗力

曾

善曰呂氏春秋

春秋

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瞬索視之兒也穹天也向曰蹠足謂案步也除庭也瞬目謂動目也瞬視也曾穹天也案步循行於庭動目以視高天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善曰毛詩曰俾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銑曰雲漢天河也靈匹謂牛女遐川阻昵相匹耦也謂終年闕於相從會合也遐川阻昵五臣愛脩渚曠清容善曰曹植九詠注曰織女作曜愛脩渚曠清容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翰曰遠長曜親脩遠曠隔也謂長川阻其親愛長者隔於清容容儀也長川遠渚皆天河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驚前蹤善曰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

齊曰弄杼謂織也藻文聳踴也言憂此久昔離
曠故織不成文聳踴龍轡馳赴前蹤也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善曰昔離迄今會而秋已
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

良曰今夕一聚明晨復
離故云今聚夕無雙也

傾河易迴幹款情

善作

難久悰

音琮

善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
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

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字林曰
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向曰傾邪

款憂也天河將斜易為迴轉謂向沃若靈駕旋
曉也故愛情難為久樂即見分離

寂寥雲幄空

善曰毛詩曰我馬維駘六轡沃若
陸機雲賦曰藻帶高舒長帷虹繞

翰曰沃若龍行兒靈駕旋謂牛女龍駕各還歸
也寂寥空虛兒靈幄帳也此會合於天而言雲

者故其宜也言別離
留情願翠寢遙心逐奔龍

承雲氣御飛龍也翰曰謂牛星留情顧戀華
寢之處遠心逐緹女之龍車也沈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善曰
日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
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向曰此惠連沈吟爲之感生故
情深而意彌多也重猶多也

擣衣

五言 良曰婦人擣衣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

善曰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

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運行
銑曰衡紀王衡星也度數遷轉無復淹停日行

倏忽之疾有如相催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齊曰滋潤也

肅

蕭莎雞羽烈烈寒蟬

子善曰毛詩曰六月莎

雞振羽一名促織一

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蟬屬也

翰曰

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蟬屬也

夕陰結空幕霄

五臣作宵

月皓中閨

良

夜陰之氣結集空帷月照於閨房

美人戒裳服

端飾相招攜

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

曰攜持將也

向曰戒備端整也謂美人

簪玉

出北房鳴金步南階

善曰魏臺訪議曰以玉爲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

定情詩曰何以攸拳拳綰臂雙金環

濟曰

高石鑿然此亦為鵠首之質也

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附金切爾雅曰砧謂

之度銑曰室之高深動聲響切也楹柱也楹

長故欄微芳起兩神慳汗染雙題善曰說文曰題

高也香也運杵用力故有微純素既已成君子行米

汗言雙者兩人對為之歸善曰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

歸見君子向曰純素謂帛也裁用笥四中刀

縫為萬里衣善曰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良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五臣君開善曰說文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盈篋苦自余手幽緘候作候君開篋笥也又曰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昔不知今是非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

長短惟舊所裁不知今
是與非也疇昔謂舊日

南樓中望所遲

去

客

五言

善曰謝靈運游名山志曰始寧又

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
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登樓望所待客未至
故作是詩遲待也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

來客

善曰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頽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

迫窘無所舒志也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
銑曰杳杳遠兒漫漫長兒迫近也喻衰老而長逝之路近也故云登樓爲與我別所期

期有三五夕

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

也禮記日月者三五而盈也

圓景早已滿佳人殊

作五臣未適

善曰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繁

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

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

向曰客與我別

時所期十五日也今已至期猶復未至也三五

十五日也圓景已滿謂至期也即事怨睽苦攜

佳人謂君子也適謂適所意也

感物方悽戚

善曰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

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輶車也賈逵國語

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

曰物常也良曰即事謂此事也睽攜乖

離也感物謂上顏日長路也悽戚憂也

非長夜晦明如歲隔

善曰楚辭曰望孟夏之短

夜何晦明兮若歲

良曰

心有所待時必易久故自
夜至明若隔於一歲也
瑤華未堪折蘭荂已

屢摘

善作摘以遺乎離居

善曰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

馨兮遺所思

翰曰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

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以贈

遠未堪折謂孟夏時未花也蘭荂亦香草

比君子故屢摘以相思欲贈遠荂英也

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先歷切善曰楚辭曰媒

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林

有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

人引領其食覲

善曰毛詩靜女曰愛而不見搔

見良人也濟曰雖蘭若屢摘而道路遠阻莫

能贈而問之何以慰分離之情也登樓望遠訪

於行路之人引領之

田南植園激流植授

南也樹立植種

也引流水種木為援如牆院也授衛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

五臣園中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

同所以山則異豈不信之乎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病傲士說文曰病病也向曰樵採

隱逸之人俱在於山所為不同亦有養病園中者也病病也

園中

善作

屏氛

雜清曠招遠風

善曰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

遠也

濟曰屏去氛穢

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

喧雜

招求幽遠之風

風

同

江

善曰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曰卜度倚背阜陵啓開扉門也

良激澗代

汲井插槿當列墉

翰曰激澗盛水上高處用之代汲水於井栽插槿木以爲

周牆也列墉牆也

羣木旣羅戶衆山亦當

善作對羣木

羅列於門衆山當窓而見也

靡迤趨下田

五臣作岫迢遞瞰高峯

善曰西京賦曰瀟漫靡迤也細走兒迢遞高遠兒趨走瞰視也

寡欲不期

勞即事罕人功

善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

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之少欲不期爲勞就此山事希用人力也即就

罕希功

唯開蔣生徑求懷求羊蹤

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

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

懷此蹤也 賞心不可忘 妙善能作皆后曰

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翰曰賞心之樂不可忘者則妙善之道所望同於古人也

齋中讀書

五言 善曰永嘉郡齋 銑曰齋靜室也

謝靈運

昔余游京華未嘗廢丘壑

善曰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

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 向曰京華帝

都也言昔游帝都丘壑之情不忘也丘山壑水也 矧乃歸山川心跡雙

寂漠

善曰爾雅曰矧况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良曰跡事也寂漠閑靜也言心及所為

事跡皆歸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善曰張衡四愁詩序

閑靜也

曰諍訟息

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

來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閒作

善曰國語優施曰我教茲暇豫之事

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閒作

也豐多也翰墨文章也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善曰文賦曰觀

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

既笑沮

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

五臣作已疲耕稼豈云

樂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

事而慨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繼之莽誅豐父子

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漠自
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執戟疲楊向曰
讀書見長沮桀溺之耕笑其苦也見楊子雲校
書天祿閣又晒其勞也晒亦笑也執戟萬事難
于雲為郎執戟宿衛耕稼即桀溺也
並歡達生幸可託善曰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
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

曰大傀音瑰

翰曰萬事有分不可並得
歡樂且達生理自守真性乃可託於時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

五臣作磧石瀨

茂林脩竹

五言善作脩竹茂林

則前篇激

流植援之處也

謝靈運

文選

上

同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

憺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銑曰躋升也築謂築土為室

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善曰遊天台賦曰踐莓苔之滑石又曰

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

齊曰苔

石上青苔雜以泉水故滑也誰能步者言不可行於上葛之條蔓細弱上高

孌孌了秋風過

萋春草繁

善曰楚辭曰孌孌風搖木兒也楚辭曰春草生兮

萋萋

翰曰孌孌風

美人游不還佳期何由敦

吹兒萋萋草盛兒

善曰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

張方言言曰敦信也

翰曰美人友也敦厚也言

友人遠游不還而佳期何時復得

芳塵疑瑶帝

清醕清金鑑

疏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

此醕矣埤蒼曰滑美兒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向曰芳塵輕塵謂

人不在輕塵徧席如凝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

翻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攀桂枝兮聊

貞芳可以翫游今友人不還故結念屬霄漢孤

徒爲攀援誰與共之翻援也

景莫與援音喧善曰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莞莞對

孤影怛咤靡肝肺毛萇詩傳曰援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銑曰結念近於高遠故云屬

霄漢漢天屬近也我之孤影無友俯濯石下潭

人可與之言也景影莫無援言也

普秘切 五臣作鼻 仰看條上援良曰俯則洗心神於石水仰則看猴援於木條

也濯洗也瀑水暴至聲

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

土論反善曰楚

辭曰暎將出今東方王逸注曰日始出其形暎暎而盛大也

翰曰山林深暗故雖早風如夜也

雖晚見日如初出兒

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

向曰山崖歌傾蔽日光難久留也

感往慮有復

理來情無存

善曰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苦來而物我俱喪

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

翰曰感

於真理來合得喪同

庶特

五臣作待

乘日用得以慰

營魂

善曰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耶象曰

日出而遊日久而息也車或為居楚辭曰載營

庶近也情濟無為不知所以慰心府魂神也
道可以近持於身乘而行之以慰心府魂神也
匪為眾人說冀與智者論善曰司馬遷書曰可
為智者說難為俗人

言 銑曰此道不可與俗
人說之當與智者談也

雜詩一首

王景玄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徽字景玄
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

才除南平王鐸右軍咨議徽素無宦
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冲
良注

同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
贈婦詩曰東南有思

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搆以遙望
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

注曰軒檻上板也濟曰臨高臺憑華軒長弄

想夫也軒樓上鉤欄也華者有華飾文彩也

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

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

翰曰相思之苦言也箕箒留江介良人處

鴈門善曰箕箒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

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箒以備姓於王宮說

文曰箕箒也常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

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

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

翰曰箕所以簸揚物者箒掃除地者此婦人所

執以事夫也今言執此物留居江間夫在北塞

相云遠也詎憶無衣苦但知孤白溫善曰曹植

合間也詎憶無衣客向曰夫不憶無

日孤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向曰夫不憶無

孤白謂狐腋之白毛以為素也日暗牛羊下野

雀滿空園

善曰毛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古猛虎行曰日暮不從野雀棲銑曰

日暗牧牛羊之人皆下而歸野鳥皆滿孟冬寒空園咸有匹偶安其栖息而我且孤也

風起東壁正中昏

善曰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良曰東壁星名十月

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歲暮也

朱火獨照人抱景自秋怨

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濟曰朱火燈也景影也言燈獨照人

抱影多愁也

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善曰毛詩曰亂我心曲古

詩曰所思在遠道翰曰所思不見復何論也

數詩

五言翰曰數從一為首累至十以為文理述其所情也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

善曰家語孔子曰蔡敬忠信四者可以正

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

山東人也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

善曰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

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爲

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

銑三朝國慶畢休沐

還舊邦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即慶賀之漢書曰張

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吳舊邦也

是也國慶謂朝會既畢乃止四杜權長路經蓋

若飛鴻

迅

風

翼

華

蓋

飄

飄

若

鴻

飛

何

曰

四

牡

四馬也富貴榮華故光曜

長路其蓋輕疾如鴻鴈飛

新豐

善曰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為新豐也

曰新豐

邑名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善曰周禮曰

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又記侯羸曰公子自迎羸羣衆廣坐之中益康贈秀

才詩曰組帳高褰

濟曰六樂謂六代樂也組組綰綰之屬以繫帳也

七盤起長袖

庭下列歌鐘

善曰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徒躡

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

良曰七盤舞名列行也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

重善曰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俎綺錯羽爵飛騰翰曰周官食醫掌和八珍之濟盈滿也彫俎器也肴膳也謂其品色多名

如綺文紛飾九族共瞻遲去賓友仰徽容善曰尚書

重多言也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

容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建理不拔闡道播徽

待徵美也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善曰漢

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

四至九卿向曰學十年曰大成言無就者謙

也善猶良也十者小數之極故數詩至此而止

翫月城西門善作中五言翰曰麟公

鮑明遠

始出見

西南樓纖纖如王鉤

善曰西京雜記曰

值圓巖而似鉤蔽脩琰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

曲瓊玉鉤也

何曰月初出於西南纖纖然有

似玉

末映東北墀娟娟似娥眉

善曰說文曰墀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螭首娥眉

向曰出於西南固宜映東北階也娟娟明媚兒

此月初出光微也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

善曰珠櫳以珠飾䟽也瑣窻窻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窻牖皆有綺䟽青瑣也

蔽隱於欄檻阻於窻牖珠者三五八時千里與

飾之以珠瑣者畫之以文也

君同善曰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蒲之名月大十六日

月馳驚千里不能改其處銑曰謂從微至明也三五十五日也千里與君同者言思友朋遠與

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中

善曰衡斗中

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曹植七哀詩曰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

入於帷戶之中也

善曰言歸華先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

墮楚辭注曰委棄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

流歸本客游厭苦

早委風露而落也歸別皆落也委著

也亦如人從微至著終見衰謝也

辛仕子倦飄塵

善曰陸機答張士然休澣自公

日宴慰及私展蜀琴抽白雪郢曲發

五臣作繞陽春

善曰禮記曰晏子齋衣以朝字林曰醢私宴飲

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息公務之日宴樂私家之辰奏此琴曲以自娛
也
澣謂洗濯神思也抽猶奏也白
雪陽春並曲名郢國名繞猶弄也
有乾酒未缺
五臣
作關
金臺
五臣
啓夕
淪迴
軒駐
輕蓋
留酌
待情
人
善曰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
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
爲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
揖
良曰肴膳已乾而酒情未終金壺之水已
開滴漏言夜將盡矣軒車也言迴車將歸復駐
輕蓋而留酌以待情人情人友人之別離者缺
終也金壺貯刻漏水者以銀爲
之故曰金壺啓開也淪猶盡也

始出尚書省

五言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

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翰曰眺為尚書殿中郎故出尚書省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

善曰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

蒲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眺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開甲第之廣表建雲陛之嵯峨 翰曰惟思也休明謂武帝時雲五雲殿也陛階也 旣通金閨

籍復酌瓊筵醴

善曰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元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也 銑曰金門也謂懸名於門乃通出入所謂禁門也瓊筵謂天子宴 宸景猷

照臨昏風淪繼體善曰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子

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

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是子也繼文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向曰宸帝居也景日也天

子比於日以照臨天下也言厭者謂武帝崩也

武帝既崩鬱林王昭業即位昏亂淪溺不紹帝

體紛工亂朝日濁河穢清濟善曰漢書思夫躬

今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

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

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爲阻孔安國尚書注

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爲一流

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齊曰紛虹邪陰之氣

亂蔽朝日而濁河之水穢清濟之水皆喻鬱林

王之昏濁防口猶寬政餐茶更如薺善曰言防

不紹也衆口實由

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
政故曰寬也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
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
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
絜皎之士固當食茶監膽枕籍薺棘毛詩曰誰
爲荼苦其甘如薺良曰厲王暴虐殺國人以
止謗若召穆公諫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王不
聽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比之於鬱林王則猶
爲寬政矣人苦其政甚於餐茶方之苛英衮暢
法則餐茶草如薺焉茶苦草薺其草

人謀文明固天啓

善曰英衮謂明帝也初爲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

曰明帝以太后廢鬱林王及海臨王而即位周
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十偃曰以是始
賞天啓之矣向曰衮三公服也暢通也特明

人詔謚明帝即位而明帝立青米翼
啓之也謂受太后教廢鬱林而明帝立

紫軼

大

黃旗映朱邸

善曰

秋春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

之精周據而興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
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

輪謂之軼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為蓋故曰紫
軼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

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
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

邸諸侯王朱戶故曰朱邸翰曰青精星也黃
旗瑞雲也皆有者將興之符應也翼輔也紫軼

天子車也朱邸明帝所居謂青精輔車黃
旗映於帝宅此謂明帝將即位之時瑞也還觀

司隸章復見東都禮

善曰東觀漢記更始欲北
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

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
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所笑見司

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

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銑曰章儀也更始

將軍以光武為司隸校尉三輔府吏皆東迎漢光

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

如漢光武也故還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音

復見此儀禮也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

良曰中區中國也秦大也言明帝即位聖政流

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趨事辭宮闕載

輕生謂下人也諒信昭明也趨事辭宮闕載

筆陪旌榮音啓善曰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

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叟載

筆十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皆帶劔榮戟為前行韋昭漢書注曰

榮戟也濟曰眺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為詔

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

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

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

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

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銑曰章儀也更始

將軍以光武為司隸校尉三輔府吏皆東迎漢光

武於洛陽也言明帝自丞相即位下人願之亦

如漢光武也故還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

復見此儀禮也善曰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

良曰中區中國也泰大也言明帝即位聖政流

通下人信可昭明洗滌穢濁也趨事辭宮闕載

輕生謂下人也諒信昭明也趨事辭宮闕載

筆陪旌榮音啓善曰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

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叟載

筆十載言司馬虎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

騎吏四人皆帶劔榮戰為前行韋昭漢書注曰

榮戰也濟曰眺自尚書殿中郎明帝以為詔

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

議領記室故云載筆陪旌榮旌榮門之列戟也

祭之下今在上者逐文之便也載用也邑里

向疏蕪寒流自清泚善曰鵲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語注曰蕪蕪也

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向曰眺之邑里人物向疏居處荒蕪謂別離久也清泚秋水流兒也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上善曰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

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翰曰衰柳自喻也沈沈茂盛也泥泥濡也謂雖衰老尚為

君王所顧猶為茂盛恩澤濡濡也零落悲友朋歡虞讌五臣作娛宴

兄弟善曰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

銳曰久辭邑里朋友零落故悲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善曰

丹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

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
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
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
與路岐良曰秉執丹赤石堅也既執忠赤堅
貞之心安能為素絲之變而流淚涕也寧安也
乘此終蕭散五臣作因
垂竿深澗底善曰孫惠龜賦曰沉舟於清冷之
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淳漢書注
曰乘因也翰曰蕭散
逸志也垂竿釣魚也

直中書省

五言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
轉中書郎銑曰直謂宿於禁

中以備
非常

謝玄暉

紫綬肅會會衫冠跡弘收善曰紫殿紫宮也漢

紫殿西京賦曰赫乎以弘敞向曰紫殿
階形庭也形庭謂禁中多赤色肅嚴
天子居也陰陰沈兒赫盛也弘敞高大兒
風動萬年

枝曰華承露掌

善曰晉宮闕名曰華林園南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

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
良曰萬年木名承露掌謂起高臺為仙人形以

掌承盤盤承甘露
也華謂日光照也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善曰

晉灼其泉賦注曰玲瓏明見兒也東宮舊事曰
窻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縹刻方連

王逸注曰罔綺文縷也綴綠也網與罔同而義
異也濟曰綺錢朱網並宮殿之飾也玲瓏疎

兒沈亦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善曰淮南子

深也生以蒼苔銑曰紅藥謂所茲言翔鳳池鳴珮
植草色紅者翻亂蒼青也

五臣作佩多清響

善曰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悲云奪我

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

翰曰翔集也鳳池中書省也鳴佩所佩

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今

毛詩曰或樓遲偃仰美然非居室也思丘園以自偃仰也

向曰中書信為

朋情以

鬱陶春物方駘

徒改

善曰尚書曰鬱陶乎予心

之於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及司馬虎曰駘蕩猶施散也

良曰不見朋友鬱陶心憂之也駘蕩

春光

安得凌

五臣作陵

風翰聊恣山泉賞

善曰莊子曰鵲巢於

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翰曰願如鳥飛恣平生

所尚

觀朝雨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旣灑百常觀復集九

成臺

善曰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百常而莖擢薛綜

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也銑曰

朔北也蕭條兩足麗水而隨成兒百常觀高闕也九成臺謂九層臺也言雨灑集於水也空

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

濟曰空濛散漫也平明振

衣坐重門猶未開

善曰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

曰重門擊柝向曰振舉也重門帝宮門也

耳目暫

五臣作暫無擾懷古

信悠哉

善曰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

向曰未理

事也擾煩也思古人榮衰之理信遠哉也

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

善曰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

以匿影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

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

薄集龍門下上則爲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

向曰戢歛希望也龍門之水魚上者則爲龍不

得上者曝鰓於水次曝露也眺自喻歛翼而退

復望舉首以求貴盛又思失勢如乘流曝鰓者

也

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

善曰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

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

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也出處之道不可兩兼而遂之則歧路方同戰

也

勝者去翦北山萊

善曰言隱勝仕也方猶將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毛萇曰萊草也

何曰子夏肥而或有問之者

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謂戰勝曰吾入見夫

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智

臆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眺欲同之以不仕為

勝故將去采北山之草萊草

也明雖草之賤物亦不棄也

郡內登望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眺出為宣城太守

宣城太守郡

內登望也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

善曰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

圓

良曰自問下車始至之日非

直一月謂已經時序也望舒月也

寒城一以眺

平楚正蒼然

善曰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

兼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

濟曰秋氣寒而

登城上故云寒城眺望也平楚木叢也蒼然草

木色

山積陵陽阻溪

五臣作磯

流春穀泉

善曰江賦曰幽澗積

阻泥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

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

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

縣北又合春穀水銑曰陵陽山名阻險也言

山之積重者有陵陽之險磯中

威紆距遙甸巉

岳帶遠天

善曰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巉岳

高也

甸曰威紆長曲兒謂山川長曲至於遙

甸山高之勢帶於遠天也距至也甸謂去王城

五百刀刀食氣豪桑石記尾塹翰曰桑拓木名

也悵望心已極悵王目作慄悵魂屢遷曰替宿何悵

望楚辭曰招慄悵而永懷招勑驕切慄兄結髮壤切悵悵往切銑曰慄悵鬼神不安兒

倦為旅平生早事邊善曰漢書曰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向曰結髮謂弱冠時也誰規鼎食客也平生早事於邊疆戎馬之事也

盛寧要狐白鮮善曰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

白之裘坐於棠側良曰規猶取也方弃汝南寧無也要猶取也狐曰裘也鮮麗也

諾言稅遼東善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太守范滂傳謂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

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

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飲食

也齊曰後漢宗資為汝南郡守每事委功曹

范滂但唯諾而已今方弃之也管寧至遼東或
人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爲飼之其人大慙於
是禮讓大行海表眈眈
志欲追蹤此事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五言 善曰徐勉

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
太守 翰曰伏曼容爲大司馬諮議
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
郡眺聞曼容作此詩遂遙和之

謝玄暉

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

善曰炎靈謂漢也典
引曰蓄炎上之烈精

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劔
授吳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
白蛇劔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

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
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
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銑曰遺劔璽謂
失位也駭龍戰謂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善
用于戈圖天下也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
爲天出聖期也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
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宇
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字字也銑曰千年一聖
人出也謂漢末聖期失於中國但有鵠起登吳
霸功起於區寓郡縣謂吳蜀魏並起鵠起登吳
山鳳翔陵楚甸善曰莊子曰鷗上城之垓巢於
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司
馬彪曰垓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
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
故云吳山楚甸也垓居毀切翰曰鳳翔謂飛

高故比於帝王之興也陵衿帶窮巖險帷英

楚甸謂吳并楚地得之也

盡謀選善曰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

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

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向曰吳

國以巖險為衿帶帷幄謀人北拒溺驂鑣西龕

盡其妙選帷奕謂帷幄也

五臣收組練善曰北距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

作戲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戲

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特齊

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戲

黎孔安國曰戲勝也龕與戲音義同左傳曰組

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被練

為甲裏也良曰吳北拒江淮故溺驂鑣而難

度此所以隔限中國也驂馬鑣轡也吳西伐楚

戰勝收其組練三千工每既無皮府印流英盼

五臣作舉字 善曰禮記風俗曰其有身才
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
齊曰江海無波謂國內清平 裘冕類裡郊卜揆
也將欲圖中原故曰流英眇 裘冕類裡郊卜揆
崇雝多善曰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
曰精意以享曰裡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
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
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丘也西都
賦曰外則離殿別寢 翰曰裘冕謂衣冠也將
肆類羣后裡祭郊廟山川也卜度其事 釣臺臨
崇其離宮別館宮殿之屬以為洪業也 釣臺臨
講閱樊山開廣譙善曰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歡國語號文公
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
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

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

向曰釣臺臺名臨之講武閱兵車也樊山山名

於此廣爲**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善曰左氏

宴樂也**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傳臧哀伯

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銑曰文物聲明謂衣冠禮樂也葳蕤葱蒨盛兒

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善曰三國名臣頌曰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

注曰薦獻也翰曰謂三國厭分其土地欲使

文書軌迹同爲一統**參差世**五臣作代**祀忽寂寞市**

以進於晉矣薦進也

朝變善曰魏都賦曰非有斯乎世祀忽謂忽忽

載墓平濟曰參差時不**舞館識餘基歌梁想**

停兒忽疾也寂寞空虛也

費專五臣作囀善曰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

費專

費專

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

樂高誘曰轉音聲也良曰妙歌者發聲聲繞

梁而塵起故見故林表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

悵若茲茂宰深遐瞻善曰茂宰謂伏武昌也言

感之而深遠瞻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

然若此而曼容深思遠有瞻想為之發詠幽

客滯江臯從賞垂纓弁善曰楚辭曰朝馳騁兮

臯良曰幽客眺自謂也纓弁屬曼容也言我

留滯於江畔而相從賞樂遂垂於衣冠之列也

臯澤畔也纓弁衣冠也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善曰良

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卮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

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

書也濟曰清卮酒盃也相阻不得為獻酬之

禮而良書不同披讀也良書謂先王典籍也

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

善曰楚辭曰聞赤松之青塵願承風之遺

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兒也

良曰芳音謂

于

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

善曰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

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

曰常與汝入往游溢相從也 翰曰言行役若

期至於武昌則當同為游樂也于役行役也鄂渚武昌渚名也衍樂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五言 善曰淮南子

千人中有高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

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崩存焉
曰王著作作融也八公山名也王融登
是山有作眺和之述王
導謝玄破苻堅事也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

直尼

雙嶠望河澳

於六

善曰左氏

常乃齊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左氏傳曰秦
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
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
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爾雅曰小泚曰
泚又曰隄隈也銑曰二別大別小別二山也
為漢水所阻鎮也雙嶠二山名為
標望於河曲以為固也漢曲也
兹嶺復嶠在

岘

五分區莫淮服

善曰

字林曰嶠岘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

善曰左氏

安國尚書傳曰莫定也

良曰茲嶺八公山也

上說二別雙嶠之阻此述八公之險也

峻兒分其區域以定此

淮服之地也莫定也

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

陸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

周禮曰正東

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

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

在澤東是也

向曰渤海間有

琅邪臺孟諸澤名距至陸澤也

阡眠起雜樹檀

藥蔭脩竹

善曰楚辭曰遠望兮阡眠枚乘兔園

賦曰脩竹檀藥夾池水

濟曰阡眠

遠望兒檀藥竹美兒登此遙望諸山

日隱澗凝

川而生雜樹復蔭脩竹也起猶生也

空雲聚岫如復

如空也雲氣集聚繁鬱峯岫若

動復

出及挑樓維遠斤吳徐目

善曰王肅家語

目 銑曰雉城也山之曲直下不一行陟出入以見樓城遠近皆送目則以望之

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善

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于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禹貢曰任洛漣澗既入于河孔安國傳曰伊水出陸渾山良曰戎州謂秦符堅也亂華謂亂其華夏也言符堅伐晉時見八公山上草木皆是其符堅乃敗登此山故述堅事也素景晉也晉金德土故云素景淪沒也晉道淪沒去洛陽而渡江也伊穀洛三水名

危賴宗衮

微管寄明牧

善曰宗衮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

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

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
曰安有天下阡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阡或
曰阡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翰曰阡臨也宗衮謂導爲三公也宗謂王
融同宗和融詩故云宗也衮三公服也言晉國
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也牧謂謝玄爲衮州刺
史亦同破苻堅微無也謂無王導謝玄
猶齊之無管仲則國不理故云微管也
長蛇固
能剪奔鯨自此曝
蒲卜切五臣作暴善曰八
蛇喻融奔鯨喻堅也羣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
便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
傳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
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
之人吞食小國也向曰長蛇害人固能剪滅
之也奔鯨大魚吞食小物喻不義也而此
道五

作善作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大暮賦曰播芳塵之

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

乎翰曰峻高遙遠倏疾也謂王導謝玄道高

而芳塵流於後世功業平生仰令圖吁五臣作

遠大而年運倏疾也嗟命不淑善曰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

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

之不淑楊泉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毛

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向曰眺自言平生之志仰王謝美謀將為國效

功以清海內嗟命不善遇未能致也浩蕩別親

謂不是要職也令美圖謀淑善也知連翩戒征軸善曰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

也日浩蕩不得志也別親知謂任宣城太守再遠

館娃

佳於

宮兩去河陽谷

善曰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

肥邀於河陽別業

良曰館娃

風煙四時犯霜

雨朝夜沐

善曰曹植亟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

雨為沐浴也以疾風為梳篦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

濟曰眺四出外職而四時

皆犯風煙晝夜皆

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

善曰

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翰曰謂年已衰老故云春秀良已凋秋場廣能築

謂告老將歸田也詩云九月築場圃故言之

和徐都曹

五言

善曰集云

和徐都曹勉

免

謝玄暉

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
鴛馬遊戲宛與洛鮑

昭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
也洛洛陽也皇州帝都也時都在江東而言宛

銑曰宛南陽

洛者舉名都
以言之也

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

善曰楚辭曰結

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
綺踈以瞰江

向曰軫車也車馬相從如結迴

遠瞰

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善曰漢書曰日
華曜宣明楚辭

曰日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日光風謂日出而
風草木有光色也

翰曰風本無光草上有光

色風吹動之如
風之有光也

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

善曰

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
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扶之杜生于道周毛萇

曰周曲也 濟曰人皆好桃李之色游其下東
故成蹊桑榆茂盛蔭於道路皆而也周而也

都巳

倣載言歸望綠疇

善曰毛詩曰以我覃耜

也王肅曰倣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
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并
為疇 良曰載駕也東都門名謂二疎告老歸
田所別處也眺將欲襲古人之跡故云巳始駕
也將歸田里以
望綠疇疇田也

和王主簿怨情

五言

善注同

翰曰王

怨曠以
自託也

謝玄暉

夜送崔粲國長門大飲宴

善曰漢書元紀曰賜

為謝以應劭曰名席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

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日一起絕國掖庭王昭

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接歡

宴於日夜向曰掖庭長門二宮名聘絕國謂

昭君嫁於匈奴失歡宴謂陳皇后相逢詠靡善

失寵幽閉長門宮此自喻失位也相逢詠靡善

字蕪辭寵悲班五臣作扇善曰班婕妤怨詩曰

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良曰古詩云

上山採薜蘿下山逢故夫失寵者相逢各詠此

詩也班婕妤失寵悲怨作團扇詩言秋花叢亂

至則扇見弃捐故也臣之失位亦然也花叢亂

數蝶風簾入雙燕五臣作飛鷺銑曰蝶鷺皆

數蝶雙鷺皆有耦而我獨失儔匹喻

小人尚且在位而我獨見弃置也

徒使春帶

賒坐惜紅裝變善曰賒緩也濟曰徒懷憂憤

使衣帶已緩年逝顏衰坐自惜

也何時復

平生

善作生平

一顧重宿昔千金賤

善曰鄭玄

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晉者

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王曰

顧吾與女千金子晉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

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

裳翰曰平生謂少年日宿昔衰老時也少年

日顧顏色以相重衰老恩移則千金之軀忽

見捐奔亦猶時君不故人心尚爾故心人

顧舊臣有功不錄也故人心尚爾

不見

善曰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

向曰故人心尚爾謂君心不迴也故心人不見

謂婦人之心戀於夫也忠臣之志懇於君也

和謝宣城

五言善注同

翰曰謝眺為宣城太守作卧疾詩沈約今和之

沈休文

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非

善作避喧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不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

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

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

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翰曰王喬則從

宦非宦侶也東方朔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則避世非避喧也

善曰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鳧鳳並翔濟曰揆度也皇鑒天

子鑒也言天子度我才器以發明鑒而短才屢見稱用如鳥之短翮屢為飛翻也晨趨

游建禮晚沐卧郊園善曰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

禮門內沐休沐也 濟曰建禮 賓至下塵榻憂

來命綠罇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孺子豫

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謁而退蓄在郡不

接賓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埤與曹

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傳玄雜詩机榻委塵

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 銑

曰言塵者榻

昔賢俾時雨今守馥蘭蓀 善曰字

上有塵也 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

化之者今守即眺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

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

也 良曰馥香也蘭蓀香草也 神交疲夢寐路

遠隔思存

善曰莊子曰子綦曰其寐也魂交其

則如雲匪我思存

向曰夢有六候皆魂神所

寐而思慮
所存也

牽拙謬東汜浮惰及

五臣作及

西岷

善曰梁書

曰隆昌中約出為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
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率率
庸拙也東汜謂陽谷口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
懈也西岷謂崦嵫日之所入也翰曰東汜日
初出處比少壯也西岷日入處比衰老也謂少
壯之時牽拙才謬入王事而浮惰踈昧歸於衰
老也及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善曰鄭玄毛
歸也

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

詩箋曰顧念

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
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
以璵璠欵杜預曰璵璠美玉也濟曰菲輕也
約謙言自顧循揣良為輕薄之才何以偶於良
玉之美也璠
璠良玉也

將隨渤海去刷羽汎清源

善曰解
嘲曰若

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潏瀾說文
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向曰願

如鳥游渤澥之水薄刷羽
毛汎弄清波以自取性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為御

史中丞 良曰王思遠有詠月之作約和之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

善曰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

氛埃而清涼 曰氛埃塵也

翰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

善曰

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

翰曰光照逐門方故方暉竟

盡也隙穴圓故影亦圓也 高樓切思婦西園

存上才

善曰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

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丹
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向曰高樓思婦見月
而思切也西園謂魏氏鄴都之西園也文
帝每以月夜集文人才子共游於西園
映珠善本**綴應門照綠苔**善曰楚辭曰網戶朱
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書班婕
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楚闥
扁華殿塵兮王陛苔中庭萋兮綠草生銑曰
軒屋檐也以網及珠綴而飾之應門門名幽閑
之所故多綠苔月**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善
光照之增其思也**楚辭曰姱容脩態且洞房毛萇詩傳
曰悠遠見也**良曰洞深悠遠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丘言善曰蕭

子顯齊雲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二
子也薨贈丞相楊州牧長子廉字景

諺爲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
世子 翰曰冬節冬至日也約往弔
之傷其間寂還於車
中作是詩也第宅也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

善曰王符潜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

安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白曰廉頗失權門下客皆去是虛也及復位賓

客復來

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

善曰漢書曰下邳翟公爲

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相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

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良曰且生者時貴

賤猶復如此而況沒死者

高車駟馬未滅珠履故

餘作無聲

善曰漢書曰平定國父平公問門蒙父老方共治之平公謂之曰少高大

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

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齊曰

高車車上蓋高也珠履謂門客皆以珠飾履也

車行則塵起履步則有聲塵未滅者思昔日之

昔時之履步若在耳故也

賓階綠錢滿客位

紫苔生

善曰家語曰公自昨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醺於客位如其有成也崔

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

賓於客位祖於庭銑曰綠錢者青苔也紫苔亦同也無人行故此物皆生也賓階相揖而上者客位客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善曰禮記趙文子曰

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

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蹕

文選

同

不肯前皆以前脚踏地久之滕公懼使率掘馬
所跼地入三尺所得石櫛有銘焉銘曰佳城鬱
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
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
号滕公也翰曰九原卿大夫葬地也鬱鬱松柏
盛兒佳城墓之塋域也

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 善曰學省國學也
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

國子祭酒五臣
作直學省愁卧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

善曰廣雅曰陌道也
向曰蕭瑟清風兒闈

門秋入掩軒卧高牕時動扉

善曰楚辭曰愁人
兮奈何掩猶閉也

軒長廊也 濟曰
虛館清陰蒲神宇
慶散散善

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
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兒南
都賦曰清廟足以微微銑曰室宇深高清陰
之氣自滿神宇謂其華飾如神也曖曖微微不明
見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善曰張景陽雜詩
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
縷珮空為沅江海事多違善曰爾
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
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垂異也良曰縷佩
官服飾也沅叨沅也
江海事謂隱逸不仕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善曰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
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
年歲已晚也銑曰桂樹芳香而貞
堅故君子尚之年將衰老可以歸休

詠湖中鴈

五言

沈休文

白水蒲春塘旅鴈每廻翔

善曰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

鳥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廻翔穀梁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

也池翔飛也

銑曰塘唼所流牽弱藻歛翮帶餘霜

善曰楚辭

曰鴈鴈皆唼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向曰唼入水鳥食兒牽以口牽之弱

藻草蔓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

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

光善曰上林賦曰鴻鵠鴈浮乎其上行於遠光也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儔侶浮

銑曰

孤猶遠也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善曰呂氏春秋

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

利以司

沈休文

白水蒲春塘旅鴈每廻翔

善曰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

鳥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廻翔穀梁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

也池翔飛也

銑曰塘唼所流牽弱藻歛翮帶餘霜

善曰楚辭

曰鴈鴈皆唼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向曰唼入水鳥食兒牽以口牽之弱

藻草蔓也藻水草也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

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

光善曰上林賦曰鴻鵠鴈浮乎其上也日照平湖汎汎有光故鴈之單者逐儔侶浮

銑曰

行於遠光也孤猶遠也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善曰呂氏春秋

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

利以司

漾一舉還故鄉

善曰搖漾飛兒也韓詩外傳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

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齊曰刷理也搖漾飛兒故鄉鴈門山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五言良曰率爾率疾也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

善曰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曰元巳上巳也具備斯此也

開花已

五臣或作日字

巾樹流嚶

五臣作鸞

字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切
翰曰逐勢背義志在矜夸曰輕薄也東

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善曰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

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竭音竭塢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向曰千金堰名在洛陽東鴈鶩陂在長安

西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

貴文照曜紫

燕五臣作

光陸離

善曰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貴珠為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

因留第中偃謁上綠幘傳韓毛萇詩傳曰日出照曜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鸞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鸞楚辭曰玉佩兮陸離齊曰綠幘寵臣冠其文照曜於日紫鸞良馬也裝飾有光色也陸離光色兒

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

池善曰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

城有蘭池宮良曰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卮

蘭池宮名在長安

善曰吳都賦曰桃笙象簾輜於筒中漢書曰莽

何羅行觸寶瑟瓶酒器也古樂府辭曰金瓶素

綆汲寒漿材卮即羽觴也楚辭曰瑶漿密勺實

羽觴銑曰象筵簾也金瓶貯酒器也羽卮盃

也上飾以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善曰枚乘

鳥羽文也

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何曰婦人長袂屢以

翫游不憶蠶之事蠶食曰起萎死也

拂彫胡方自炊善曰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

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巨食鄭玄毛詩箋曰

方且也翰曰楚辭云長袂拂面善留客也言

屢以拂者美人留客之義彫胡草

名其實凝味美人自為客炊之

愛而不可見

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爲

善曰毛詩曰愛

而不見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爲濟曰事有所阻各據其分故雖情甚愛之有不可見者而宿昔之憂可損人儀容且遺忘於情愛違而去之亦何歎息也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良曰雜謂非一類擬比也古志以明今情

擬行行重行行

濟曰此明閨婦之思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

向曰悠悠遠見遭亦

其行人憂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銑曰徽美也言思君

美德及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翰曰緬邈遠也飛沈喻高

下懸也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善曰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

見上文良曰王鮪魚名晨風鷄屬遊子眇天

言魚鳥猶思所居而君何不思歸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

末遠善作期不可尋濟曰遊子謂行人也眇遠也言眇在天末久遠之期

不堪尋理於心驚飈寒反信歸雲難寄音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浮

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向曰寒絕也驚佇立想

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萬里沈憂萃我心銑曰佇久立也想謂思遠方

憂聚於我心也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良曰帶長衿寬言思君而

消瘦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齊曰去去遺情累謂弃所思之累安

居而撫琴言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

何曰此蓋勸人仕進以趨歡樂

閑夜命懽友置酒迎風館

善曰迎風已見西京賦銑曰迎風館名

言閑夜無事置酒命賓友歡宴於此

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

善曰

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大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兒謂之娥張女彈已見上文翰曰齊僮秦娥皆古善歌者梁甫吟張女彈皆樂府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
善曰列子秦青曲名

齊書謝靈運傳食飲不節而飽饕餮三曰不絕又曰
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
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四坐
之善歌者也良曰棟梁也言清遠之妙四坐

咸同志羽觴不可算濟曰同志謂得意也羽觴

可算言多也高譚善作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善曰霞

向曰爛明也言豈獨譚話絕美人生無幾何為

樂常苦晏善曰秦嘉答婦詩曰憂難常早至為

世苦知為譬彼伺晨鳥楊聲當及旦善曰尸子

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鳴明與鳴

同古字通翰曰譬如雞之伺晨當及早人之

為樂須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善曰列子曰

良曰曷何也何須憂
苦守道以居貧賤

擬迢迢牽牛星

濟曰此述思婦之情
託牽牛以明之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

善曰晏子春秋曰星
之昭昭不如月之曖

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
盛微步而光輝於天良曰昭昭明兒清漢天

河也粲粲衣服鮮潔兒
行於天上故云光天步
牽牛西北廻織女東南

顧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
而向濟曰牽牛在西北織女自然依東南

乃星之常分
此喻隔闊
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
善曰治
或爲綺

非也向曰治媚也素練也華態
既多姿媚奮舉其手如練之白
怨彼河無梁

悲此年歲暮跂
企彼無良緣
睨戶焉不得度
善曰

毛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又曰睨彼牽牛
向曰梁橋睨視也歲暮謂秋也跋舉踵也謂舉
踵望彼牽牛無其良緣但相視而不得渡河也
露翰曰大川天河也露露零露也

擬涉江采芙蓉

良曰芙蓉水草其花美此言思婦盛年其夫遠遊采

此以自傷也

上山采瓊藥寄谷饒芳蘭

齊曰瓊藥玉英也芳蘭香草也上山采玉

英欲以自高潔下入穹谷見香草處幽而美感而采之

采采不盈掬悠悠

懷所歡

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向言采之未及盈把悠然懷遠

人思與之同歡也

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

里躑躅獨吟歎

平

銑曰曠遠鍾注也躑躅不安獨

爲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翰曰此喻情人感時思遠行也

靡靡江離

五臣作離字

草熠

以

耀生河側

善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

璞曰江離似水薺

良曰靡靡細弱兒江離香草也熠耀光色盛也

皎皎彼姝女

阿上

阿

郗當軒織

柔順兒當軒當門也織織素也向曰皎皎明潔兒姝美也阿郗

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

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銑曰良人夫也偏獨也空房謂

獨居無人也風入空房益令人悲故曰悲風中夜半夜也

擬明月何皎皎

翰曰此謂閨人對月思行人之意

安寢北堂上

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

盈手

善曰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

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

齊曰寢卧也安卧之時明月入於我牕牖之中照則光暉有餘攬而取之不盈於手喻夫空有名而不能見

涼風繞曲

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久

良曰

涼風

寒蟬七月時候也踟躕志感此節物而夫壻行久不歸悲之深矣

遊宦會無成

離思難常守

向曰言遠遊仕宦不得成名抱此離別之思常難守之

擬蘭若生朝陽

銑曰蘭若皆香草古詩取興閨中守芳香之氣以待

遠人機以松栢
堅貞取之爲比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

翰曰嘉樹松栢也山東曰朝陽封著也

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

雲霄

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濟曰言我執持其心同松栢經寒

而不彫落也美人謂夫也曠遠也灼灼中心明憶之兒在雲霄言所憶遠也

隆想彌

年月長嘯入飛颺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彌終也天末遠也謂思想之盛終於年月長爲嘯聲入於飛風冀達遠情也翹英之秀者曠遠

之心亦猶葵藿傾翹以向日也

擬青青陵上栢

向曰栢生於高陵而色青舊言得性而不可攀仰蘋

靈草生於高山亦稱是焉故機取以為此

冉冉高陵蘋青隨風翰

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草名曰

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也 銑曰人生當幾

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

善曰言濁

水之波易竭也 翰曰濁水謂潢潦水也戚戚

憂也所歡朋友也言人生如濁水之易竭何多

憂帶而下置酒與朋友為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

善曰史記曰公仲謂韓王

一何綺城關鬱盤桓善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飛閣纓虹

帶曾臺冒雲冠

善曰吳都賦曰寒暑隔闔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西都賓曰

虹蜺迴帶於芬楣虹或爲垂非也 齊曰飛閣

閣道曾臺高臺也纓繞冒覆也言虹雲之依臺

閣如冠 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 善曰西京賦

帶馬 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 良曰

高門王公之宅羅列闕門也第謂第一宅也椒

蘭將以塗室 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 善曰列

取其溫香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

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爲

流矢所中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毛

詩曰彼都人士國語叔向曰降之富商而能金

玉其車 向曰俠客遊人也絕 遨遊放情願慷

景馬名驂駕也玉軒以玉飾車 遨遊放情願慷

慨爲誰歎 平 銑曰感彼遊樂各稱

所願慷慨之志誰歎息也

擬東城一何高 翰曰言高城常存而人

易老不如早爲行樂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

林衰

善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

香草也憑依也言零露徧天而下香草皆依林而衰悴

寒暑相因襲時逝

忽如頽

三閭

結飛轡大臺

結

嗟落暉

善曰離騷曰飲余馬

乎咸池總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昊之離不鼓

缶而歌則大臺之嗟凶良曰襲重也言寒暑

相重時節之往忽如頽落也三閭大夫謂屈原也結飛轡言將遠遊以求長生臺老也言大老

之人嗟嘆日暮而惜其時

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

善曰毛詩曰行

道遲遲中心有違

向曰曷何也

京洛多妖麗

玉顏倂瓊蕤

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

銑曰倂齊也瓊蕤玉花也

言妖麗之類
齊於玉花

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

促節哀響逐高徽

翰曰惠順也言琴聲順和也
調急曰高言歌之哀響逐琴

調而

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

善曰七略曰漢
興魯人虞公善

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

齊曰萬夫歎言稱美
者衆也再重也重發其聲清韻繞梁動於飛塵

也思爲河曲鳥雙遊豐

五臣
作澧水湄
良曰河曲鳥
謂妃央此鳥

常雙遊澧水名湄水次也言我
思與美人同遊如河曲之鳥

擬西北有高樓

向曰此明賢
才不見用也

高樓一何峻迢迢

善作
苔苔峻而安綺窓出塵耳飛

陞躡雲端

善曰君子有所思行曰躡字列綺窓
古詩曰交疏結綺窓魏都賦曰飛陞

方輦而徑曲

銑曰峻高也迢迢遠貌

綺爲窓網也

飛陛閣道也塵冥昏塵外也

也雲端

雲上也

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

哀響韻若蘭

翰曰佳人喻君子撫琴瑟喻有才德也清閑芳氣言德之美也蘭香

草也言雖不見用哀

玉容誰得

五臣

顧傾城在

一彈

善曰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

爲一彈

撫當傾於城國而視也

喻美才也

言誰能眷顧我之才

佇立望日

躑

躑再三歎

平

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

良曰佇立久立

也日吳喻年老也言少壯旣不彼用故再三歎

也歌者謂唱和之人言我不怨待時之久但願

知已之

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

翰

平向曰鴻

人歡也

舉千里

言我將駕之與
同其心者俱去

擬庭中有奇樹

銑曰此言友朋離索相思之情

歡友蘭時往迢迢

善作茗茗

匿音微

翰曰蘭時春時匿亡也音微言

文章言信

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

善曰應劭曰虞泉日所入也淮

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濟曰虞淵日入處也言虞淵引日使四節之往如飛芳草

夕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躑導林渚惠風入我懷

良曰言芳草夕已茂盛而友人竟未歸也躑躑思念循於林池之上惠和之風入我襟懷感

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知將貽誰貽遺也

擬明月皎夜光

濟曰此喻權臣用事時氣迅速人情漸壞在貴忘賤

之意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月

良曰涼風七月時也發起昊天大也言大天

之氣嚴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善曰呂氏春秋曰季秋之

而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

天漢也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

天漢東南流向曰招搖十柄前星朗月照閑

天漢天河也東南西北各當時所轉房蟋蟀吟戶庭

銑曰蟋蟀蟲名翻翻歸鴈集

善曰史記曰楚嘒寒蟬鳴嘒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

善曰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毛詩曰苑彼

柳斯鳴蜩蟬蟬毛萇曰嘒嘒小聲也陸士衡擬

古詩曰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毛詩曰匪鶉
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 翰曰嘒嘒
鳴也戾至翰羽也飛至高冥 服美改聲聽居愉
喻友朋名位高也冥天邊也 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善曰言有名
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爾雅曰
大梁昴也 濟曰位高則衣服美改昔時聲聽
安於愉樂棄友人故情也織女星名言皆空有
梁織之名不堪操杼架楹喻人空有相知之名
不爲相知之用

擬四愁詩七言

張孟陽

良曰四愁凡四
首今一首入此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

向曰分幽
州爲營州

阻隔修長也

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

銑曰

崖岸也在目曰涕在鼻曰泗言登高遠懷思望聖君故傷憂之也

佳人遺我綠

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善曰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

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翰曰佳人喻賢德也綠綺

琴名喻要術也南金喻忠義也言賢德之人遺我要術我將忠義贈之

願因流波

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濟曰流波喻信也重深阻險喻讒佞也言

我願以忠信超度讒佞之代終不能致故增長歎也

擬古詩五言

陶淵明

良曰此言榮樂不當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

善曰尚書曰酣歌于室

向曰佳人謂賢人也美猶愛也樂酒曰酣言天清風和賢

人愛此良夜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

銑曰樂極悲來

故歌竟歎息言是事多感於人心也

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

無一時好不夕當如何

翰曰灼灼明也言月滿則缺花盛則落好惡暫

時此安能久當如何言不可奈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

五言并序 齊曰魏太子曹丕也鄴

魏都也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

良曰

余代不自謂也究盡也言天下良辰美景賞心

樂事四者難并向曰四者謂上良辰等事今昆弟友朋二三

諸彦共五臣作備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

銑曰昆弟謂子建友朋謂王粲陳琳等美士曰彦盡謂盡其娛樂言古來君臣未有相得如此

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翰曰宋玉唐勒景差皆楚大夫並以辭賦

見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

文善曰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診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

見而悅之客遊梁濟曰梁孝王漢景帝弟封於梁鄒陽枚乘嚴忌司馬相如皆梁王賓客爲

遊者美之其主不文謂梁王無文學漢武帝五臣徐樂諸才備應

對之能善曰漢書曰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為郎中良曰徐樂

東方朔枚臯皆武帝文章應對之臣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

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向曰武帝剛疆疑忌亦不得明言對之

善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銑曰我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

代以我今日為賢矣歲月如流零落將盡翰曰零落謂應瑒劉楨等死也

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却為集濟曰

言不撰定其文思其人而悽感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

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論語曰譬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向曰環繞也北

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爲尊故赴之衆星以北

辰爲王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

地中橫潰家主

五臣作皇拯生民

善曰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

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

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

銑曰爛文兒遙裔遠也天地中橫潰以水喻亂

也家皇謂魏武也潰亂生民皆如此焉而武帝

拯救

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

善曰東京賦曰區寓又寧謝承

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爲羣英之表

翰曰滌

蕩謂清淨也羣英則王粲陳琳之類臻至也忝

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

濟曰忝辱欽敬也言我辱此敬賢之性常思見

仁德之人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
良曰衆君子謂王陳等傾心謂

傾已之心以論物靡浮說析先理實敷陳善曰

盛日新之德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向曰言羅縷豈

著論析理必布陳其實不爲浮說也
闕辭窈窕究天人善曰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向曰羅列縷述也謂列述文章無有闕遺皆盡天人之理

澄觴蒲金罍連榻設華茵銑曰澄觴清酒也金

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善曰侯瑾等賦曰急

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爲之下聽梁塵已見陸

機擬東城一可高詩
翰曰急絃謂急調也飛
聽謂感飛鳥來聽清歌言
清妙歌聲動於梁上塵也
何五臣言相遇易此

歡信可珍

濟曰言歡賞可珍重也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

善曰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

見上毛詩曰上帝版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

壞之兒伊洛既燎煙函嶠沒無像

五臣作象善曰曹子建

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向曰燎焚也伊洛二水

名謂東都也言東都宮室遭董卓所燒也嶠山名謂秦地象道也言陷沒無政理之道整

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

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復奔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

銑曰整齊秣飼也楚壤荊州也謂祭避西京之

亂投荆沮余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善曰沮漳

州也賦小雅曰獎勸也翰曰沮漳二水常歎詩人

名言祭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留勸

言式微何由往善曰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

感此而無上宰奉皇靈侯伯咸宗長善曰上宰

由德歸往

棗道彦雜詩曰天子命上宰良曰上宰謂曹

操皇靈謂獻帝咸皆宗尊也言曹公奉獻帝威

以征諸侯皆

尊而為長雲騎亂漢南宛善作郢皆掃盪善

王肅格虎賦曰封騎雲布蘭車星陳漢書曰郢

楚別邑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何曰雲騎言多如雲也漢南謂

漢江之南也宛郢楚二縣名掃盪猶乎定也

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

善曰盛明清朗喻太

廣為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視青天阮瑀謝太祖

賡曰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

良曰雲霧喻昏亂盛明清朗喻曹公也言我披

排昏亂得見曹公

亦猶青天白日也

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

公子謂曹植也

翰曰慶善泰通欲猶欣也

重疊謂遇曹公及太子不也特獨賞識也

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

善曰左氏傳曰鄭成公駟曰請息肩於晉社

預曰以負檐喻也明兩謂文帝也易曰明兩作

離

濟曰武帝既明而太子又明故謂太子為

明兩也言初遭喪亂但願息

肩不謂今日遇太子恩厚也

並載遊鄴京方舟

汎河廣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

綢繆清譙娛寂寥梁棟響

善曰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響則

歌聲繞也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重見寂靜寥深言清譙娛樂於靜深之宇歌聲響於梁棟

既作長夜飲豈顧

乘曰養善曰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莊子牧馬童子為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

之車而遊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五臣喪亂事多良曰袁紹字本

初陳琳先事之以掌書記

皇漢逢屯遭天下遭

五臣作達

氛慝

善曰西都實曰皇漢之初經營

也易曰屯如遭如也氛不祥氣慝惡也

翰曰屯遭難

董氏淪關西

袁家擁河北

濟曰長安為董卓所沒袁紹起兵據河北擁持也

單民

作人易周章窘身就羈勒

何曰單人獨人謂琳也周章惶懼兒窘束也言

我孤獨易為惶懼故束身就紹羈勒

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

何曰

豈直所事乖離於已身而亦長思戀故鄉

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螯

音年

戎善曰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左傳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富辛如晉曰諸

侯用寧螯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螯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螯食節曰賊

也勤王謂勤於王事也螯賊蟲名食苗曰螯食節曰賊言紹卓之徒毒害百姓亦猶是焉故以

為比言曹公能平定之

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

善曰東觀漢記

曰更始欲比之雒陽以上為司隸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吏所笑見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翰曰言我今歸曹公得再見洛陽輝光漢朝法則餘生幸已

多矧廼值明德

濟曰言已遭亂當死今蒙遺餘命其幸已深况值太子明德之

遇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

善曰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

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

良曰疲倦遺忘也景刻漏也晝夜一百刻言太子愛客無倦相與飲

燕忘其日夜

夜聽極星爛

五臣作闌

朝遊窮暉黑

善曰毛詩曰子

與視夜明星有爛王逸楚辭注曰暉黃昏時也哀

向曰聽謂聽音樂也極至闌稀窮盡也

哇

鳥佳

動梁埃

急觴盪

然

喜曰

法言曰哇

則鄭

七略

曰漢典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張

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楊覺寐而中驚

銑曰哇淫聲也埃塵蕩滌也言哀淫

且盡一日

之聲動於梁塵促觴滌其深默之趣

娛莫知古來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

翰曰古人以酒色爲惑我今以極

一日歡娛安知古人爲惑義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五臣作詞

善曰國語相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

焉向曰箕山名穎水名許由巢父隱處言幹

無仕宦情慕古人隱逸之事故

入仕於時多有質素之言也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

五臣作秦

瑟

善曰魏都賦曰臨淄牢絡鄆鄆

丘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淄齊所都幹舊居也提攜謂與朋友攜手而弄

秦瑟瑟箏類出於秦

齊高帝別為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

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

善曰漢書

酒淹留叙

平生之道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善曰莊子

可必故龍逢比干慘焉

此處歡樂可終年為牽於世事不畢所願也

向曰外物世事也謂

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

善曰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

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平廟堂之上

銑曰蕩動也箕山名許由隱處濮水名莊

周隱處言本心將隱至

末年逢亂為憂懼所迫

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

質已免負薪苦仍

五臣作乃

游椒蘭室

善曰禮記曰君使士射不

能則辭以疾言曰基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蘭與蘭翰曰言臨幸太子休明延及我薄陋之質以同棲集負薪賤役也椒蘭室貴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

善曰曹植四言

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會合善言也濟曰清雅議論究盡萬端美善之譚信非一理

行觴奏悲歌永夜繫

五臣作繼

白日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

既匿繼以明月良曰觴酒也本無宦情故有悲歌悲歎交集於懷長夜繼日而不歇也

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

善曰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蕭激於華屋毛詩

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向曰華屋謂中飾畫也髦俊也言我當居蓬廬與野人為偶

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

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銑曰中飲謂半酣也言至半酣顧昔隱逸之心悵望然若有所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善曰潘勗玄達賦曰

匪偏人之自躔訴諸衷於來哲翰曰卓犖高絕兒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

貧居晏里閭少小長東平

善曰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

郡屬兖州濟曰晏安也里

河充當衝要淪飄

閭鄉曲也東平所居縣名
五臣薄許京善曰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作漂下要衝良曰河濟河也衝通薄

至也獻帝遷許州故稱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

言我因通津淪漂至於許都

善曰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江海

黃向對策為群英之表向曰廣川喻魏公細

羣英

流喻已也言曹公不逆我之微細招納間廁於

羣英

之中北渡

善曰

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

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

北紀南城也銑曰黎陽津名北度者謂從

太祖征袁紹宛郢二縣名南登謂從征劉表

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

生善曰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

也翰曰究盡也言我知古今治亂之體歡

愛之情相為解說進達為官

矧荷明哲顧知深

覺命輕

善曰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濟曰矧況哲智也明哲曹公

也言我蒙曹公顧盼知恩至深覺身命之輕也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

樂鳴

善曰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桀為桀括至也桀與揭

音義同良曰牛羊下來謂日暮時也揭雞棲木括揭鳴謂鷄鳴時也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

終歲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

今并唯羨肅肅翰綰紛戾高冥

向曰言歡宴之樂終歲為之非

一日也厄酒盃也新聲妙曲也辰時諧和也言明時難遇而今得並合也肅肅羽聲也續紛飛兒戾至冥遠也歡遇既備之唯願整其羽翰飛至高遠喻將求貴仕

應場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

善曰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

曰燭龍在鴈門北第于委羽之山不見曰高誘曰第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銑曰嗷嗷哀鳴

之聲自從也委羽北方山名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

善曰成公

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濕渢耳濕土擬切渢烏擬切列子

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翰曰弱水水名在北方湄

水次也違避也長沙國名在南方也渚水曲也言鴈春則向北以求涼也冬則向南以就陽喻

場逢亂顧我梁川時緩步集穎許

善曰漢

遷移也南穎川許皆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為梁濟曰大梁許穎皆魏分郡國名顧惟也言我於

大梁遇其明時從容於許潁之地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良

言我逢亂漂迫為客於荊州也世難謂漢末遭亂漂淪薄迫也天下昔未定託

身早得所先向曰言喪亂未定時而我官度五臣

廁一卒烏林預艱阻善曰魏志曰公還軍官渡

瓊等紹眾大潰漢書音義文潁曰於滎陽下引

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

薄沂縣松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

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

一百六十里銑曰官渡烏林皆謂曹公晚節

戰爭之所言我亦充士卒參預其艱阻

值眾賢會同庇天宇謂應劉等庇蔭也天子謂

武帝之德能蔭于天下列坐蔭五臣萃棖衰金樽盈清醕

思與善曰馬融樗蒲賦曰坐華榭之高殿
激水之清流毛詩曰飲此醕矣埤蒼曰滑美兒
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
更厚良曰蔭庇也華榭華屋也醕酒也
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善曰淮南子曰夫歌采
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曲也良調笑輒酬
曰延露曲名闌閑也謂繼夜而語
荅嘲謔無五臣作非慙沮慈與向曰沮止也言調
取而止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銑曰軀身也
之也遺思慮在心之
事皆已申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

善曰繁欽述行賦曰茫茫河濱實多沙塵

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

翰曰洲水灘也風悲謂風急而悲也黃雲謂兼埃塵之色黃比喻亂也

善曰

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

善曰

羈馬絡頭也濟曰羈以金裝之馳逐聯翩皆馬奔走之兒

薄攀多士

善曰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良曰慶雲瑞雲也

惠恩也優渥厚也微薄自謂言蒙恩厚得攀眾賢

念昔渤海時南皮戲

清池

善曰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

向曰

今復河曲游鳴筏汎蘭汜

渤海郡名南皮縣名汜猶渚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記乘於後車

向曰魏近河

故云河曲箴笛也汜漬躡步陵升梯並坐侍君

也植蘭於傍謂之蘭汜躡步陵升梯並坐侍君

子善曰魏都賦曰邯鄲躡步陵升梯並坐侍君

赤色並坐謂與妍談五臣譚既愉心哀弄五臣信

諸賢並侍太子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弄

睦耳順耳翰曰妍美愉樂睦和也言話之美

足可樂心哀弄傾姑係芳醕思酌言豈終始

之音信可和耳善曰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濟曰酤醕

皆酒也係續也酌言豈終始謂宴樂無休息也

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善曰毛詩曰呦呦鹿

華萍也良曰萍平也食萍之詩天子宴諸

平原侯植

侯而歌之言我自預嘉賓以來唯今日之美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

向曰鳳閣內省也華沼謂宴樂之處沼池

也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

五臣作惠草徒綺倚窮騁

望目極盡所討

善曰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銑曰弱枝柳也蕙

香草也徙倚移行兒騁平也

西顧太行山北眺

邯鄲道

善曰淮南子曰河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

漢書曰文帝指慎天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平衢脩且直白楊信

裊裊

奴了切善作裊裊善曰裊裊風搖木兒副君

命飲宴

五臣作謙歡娛寫懷抱

善曰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

儲副君也 濟曰副君謂太子也言爲天子之副 良遊匪晝夜豈云晚

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 良曰遊樂無日

夜早晚也衆賓謂徐陳之屬言辭之清雅如哀藻之麗如蘭之芳蒲水草而有文蘭香草也

音下廻鵠餘哇 徹清昊 善曰下廻鵠謂師曠也 徹清昊謂秦青也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鵠二八集于廊門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 向曰師曠奏清徵之聲而玄鵠下舞哇淫歌也 徹通也 清昊天也

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 善曰中山有美酒魏都賦曰醇酎中山中

山出好酎酒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銑曰中山出美酒言飲宴不知其醉但覺飽於道

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 善曰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菟音塗 翰曰黃髮老人也言
我願及此期存養生之理以念將老

六臣註文選卷之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雜擬下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袁陽源善同濟注 濟曰沈約宋書曰

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及兗邵行墓逆淑諫見害白馬篇述遊俠不分義之事例象也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善曰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西

京賦曰南望杜鰲北眺五陵良曰遊俠之人

佩劍結騎遊於五陵之間翩翩輕健貌五陵漢

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善曰戰國策

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

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說注曰湊聚

也乃八方賢才之要會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

年善曰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

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邯鄲

遊士銑曰荆魏二國名宛洛二都意氣深自

名富亦多也壯士少年皆遊俠之類

負背事郡邑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

丁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

實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

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翰曰言藉藉善作關

各持意氣不肯事郡邑執權之人藉藉籍善作關